

英國陸軍少將摩里斯著
第四路軍總司令部譯印

贈閱

英國戰畧論

——上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英國陸軍少將摩里斯 MAURICE 著

英國戰畧論 上冊

第四路軍總司令部辦公廳編譯室譯印

原序

此書乃據不佞二年前在倫敦大學及陸軍大學所用講義稿而成。有請印行之，因念或可爲研究軍學者之助，遂許焉。大凡講義皆以備研究者求深造作嚮導與輔助，而不佞斯作，固亦不能例外也。蓋對此種大題目，所言者不敢自謂卽能周徧無遺，其實有數事欲求詳明必須衍成專書，而今之所占篇幅僅一章耳。是故有種問題不佞惟言大要，爲便於精深研究，因舉出討論較詳細各家學者之名以備參攷。

不佞雖間嘗論及將來之戰爭，然殊未敢以預言家自任。其所探討者，乃據現在發展研究過去經驗，而說明其詔示吾輩如何磨鍊心思以應付作戰之大概耳。

夫軍備競爭，無所限制，世界之和平，岌岌可慮，故欲保護吾英本部與

帝國之利益，以及國際義務之履行，非至國際法律有效而無待乎武力以維持之時，則凡統御之準備，其事乃不能或已也。而欲爲此準備者，則思想之重要，不亞於戰艦、陸軍、飛機矣。不佞在本書中，即試將昔人最妙之思想聯絡貫穿，而以歐戰之經驗與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社會上、軍事上、之進展爲之証焉。

本書臚舉戰爭大綱，意不在供給其公式以爲作戰時之用，蓋放觀戰史即可知其爲無益也。而今竟臚舉之者，實欲導夫作戰思想以至於正確之方向。然此種思想，必須客觀的，而後乃有價值。故不佞在第二章即聲明就英國觀點以檢討此項戰爭之大綱，遂以「英國戰略」名我書焉。大抵同類之題目。若分開討論，則難免有重複之處，且書中嘗屢用各戰役同一形勢以說明各大綱之應用者甚多。不佞以此爲可避免多引起例証，讀者想不至於生厭。然不佞從戰史所徵引各例，盡量採與英國有關係者，爲數亦復不少。至於附挿地圖

，俾讀者可明瞭各役詳細之情形，則增加本書印刷費無乃太昂。若僅用簡略之圖，而以粗線誌示各軍各時期之陣地，此不佞嘗試爲之，然知其價值甚微也。蓋採用此種簡圖欲考求一題目，用力固較易，然不佞以其有令人視戰爭如同博奕之傾向，未免引起讀者誤解耳。無論何種佳本地圖皆可用以助讀者明瞭書中所引之例証。若夫欲求深造，則自有各役最善之戰史在，其中咸有附圖足供考覽。故不佞遂決意概不加入附圖也。

本書因陸軍部參謀署之助，所引陣中要務令第二篇各條文字得與最新版本符合，特此誌謝！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七月摩里斯序

緒言

余歡迎此書，不惟因其名爲「英國戰畧論」與著者常所注重之意見，亦以其與大多數戰論之書不同；蓋此書之文字將使普通讀者皆可以明瞭也。曩時我英軍人學戰畧者，所用書籍皆出諸歐陸人之手，其學說大都不鑿足英人之心，所論大勢又多以歐陸列強爲主，與英帝國之關係殊少。且其用以研究者，惟取材於歐陸將帥所統率歐陸軍之作戰，而置馬耳波蜡 Marborough、烏耳弗 Wolfe、克來弗 Clive、威靈吞 Wellington、木兒 Moore、烏耳斯利 Wolseley、囉伯斯 Roberts 麾下英軍之彪炳戰績於不問，顛倒牴牾，孰甚於此？矧我英軍之名將帥，又不獨此數人已耶！摩里斯將軍病之，思有以矯正其弊，故著成此書。在其第二章中有曰：「今英之地理政治，實爲世界之所稀有，故戰爭客觀之研究，其問題在英與在他國，固大有不同焉。昔時英人對此似不

注意，斷然獨以歐陸作者之理論學說爲可採取，殊不知若輩不惟受時代之影響，抑且受其國家情形所影響也。克老塞威次 Clausewitz、鮑石 Foch、詔示我人者良多……二氏皆未一言及海戰也。」其第十一章中又曰：「且（研究軍學者）不能視戰爭爲海陸空軍分開之事，必也以其爲應用全國之力量而後可；須知我英國力，在過去現在與將來，固與各國之國力不相同也。」

要之，此書注重英帝國所有之特別情形，而說明應用戰略原則時，此種特別情形對於英人亦有其特殊之利害。我輩應用戰爭原則，不獨確知此種情形與海陸空軍之戰鬥力，而亦欲明瞭英政府之組織與方法，以及其財政經濟之狀況。夫惟如此，然後始能盡其利而遠其害。至於作戰大綱之應否成立，辯論紛紜，其問題第三章亦有相當之討論焉。

最後，此書所引陣中要務令文字，皆力求與將印之官版符合，故對於研究該書新版者，亦爲一極有益之補助讀物也。

又第九章論運動性 Mobility 亦能抉示近世軍隊機械化作用之真義。

摩將軍者，有名之軍事家與著作家也，其尊嚴亦爲軍事家而兼著作家之卓卓者。我英軍人耳其名久矣，無待乎鄙人之瑣瑣介紹。然此書非獨爲供軍人之瀏覺，凡有志於秉國鈞者，皆不可不留意焉。

一九二九年陸軍元帥米耳納 Milne

英國戰畧論 (研究戰爭原則之應用)

上册目錄

原序

緒言

第一章 戰爭之性質……………

- 研究戰爭之理由——施石 Foch 之意見——戰爭非科學亦非藝術——克老塞威次 Clausewitz 釋戰爭定義爲社會生活之發展——法國革命之戰——歐洲大戰——舉國皆兵
- 原因——運輸爲限制軍隊大小要因——運輸發達之影響——醫學進步之影響——運輸醫學發達非爲戰爭之故——以戰爭爲社會重要生活之一種情形——一九一四年以前英人對戰爭見解之錯誤——布洛克 Block 陣地戰之預言——布氏之錯誤——不能預知一般戰爭之性質——一九一四年以前歐陸見解之錯誤——一九一四年八月之震驚——戰

爭發展令人震驚之其他証例——歷史甚多大事幾於不能發生——歐戰證例——研究社會生活之發展可爲未來殷鑒——人類依賴機器程度之增加——機器應用於戰爭——工業對戰爭之重要——戰爭爲調動之事——調動力量增進對英國國力之影響——預測新兵器功用之困難——意外之變爲戰畧戰術二者定則——指揮戰爭爲一種藝術——欲深得指揮三昧，其心必先準備應付意外之變——此種準備必須以原則爲基礎。

第二章 作戰原則……………二一八

陣中要務令之原則——嚴格言非原則，不過爲各名將所經驗之方法——克老塞威次之作戰原則——輿論之原則——德人忽視此原則之結果——追擊之原則——現時遺畧之原因——歐戰時航空機追敵之例証——兵力經濟與合作之原則——二者何以日益重要——政策與戰畧之合作——對作戰原則意見之紛歧——紛歧之原因——倍根 Bacon 制海權之理論——時勢變遷影响倍根之理論——一九一四年海上霸權不能限制英人之責任——分戰爭爲有限制與無限制未免迂濶——有效封鎖力量之增加——航空機對於獲得戰爭目的方法之影响——政局變遷之影响——戰爭乃政策之繼續——國聯盟約與克

伊洛（俗譯啓洛）Kelllogg 非戰公約對此之影響——戰爭之大綱非絕對不變者——將帥必具之天才——才可因學而廣——學必以客觀——英帝國之特殊情况——各戰爭之大綱須從英國立論。

第三章 戰畧……………五五

戰畧之要素——里姆利論戰畧之要素——英國重在海上，戰畧之眼光須大——空軍與戰畧之關係——論空軍之主張——空軍對小戰爭之影響——對時地之影響——空襲對敵人交通綫之影響——海陸軍之戰畧不能分開——戰畧上政治之要素——戰畧即應用國力之技術——依此界說以發展指揮作戰之高級組織——三參謀長所組成之副委員會——戰爭與人材之關係——戰爭技術變動不居——拿破崙至歐戰時戰畧變遷諸例証。

第四章 戰爭之目的……………七四

如何獲得戰爭之目的——戰鬥是否為決定勝敗之行爲——毒氣襲擊對普通人民之影響——飛機轟炸市鎮之影響——倫敦之問題——戰爭目的不能以一類軍力獲得——政治目的——政治目的的影響，軍事目的例証——政海陸空戰畧實施及準備上聯合之重要——

——一九一四年英國忽視此事之結果——每次應有一主要之目的——打登內耳斯 Dardanelles 一役之發展——有二種主要目的之結果——附屬目的與主要目的之關係——以美索不達米亞一役爲例証——英國戰爭時易陷於分散之虞——英國海陸軍聯合時兵力卽最有力量——結論。

第五章 安全之原則……………九四

拿破崙安全之意見——使政府對於國家安全滿意之重要——一八六二年麥克累治之 Clillon 忽視此種例証——政治勢力對軍事計劃之影響——準備安全獲得戰鬥自由之目的——軍事安全與國家安全之分別——集中安全——交通綫安全——慎於謀，勇於行——陣中安全純爲軍事問題——不能抵抗政治所要求安全之結果與不能確計軍事所需要安全之結果例証——打登內耳斯之役與西戰綫之安全——一八六二年利氏問題與一九一四年英國問題比較——結論。

第六章 兵力經濟之原則……………一一四

戰陣上優勢兵力集中經濟之目的——英軍力必須分散——一九一四年蘇彝士運河之防

守——兵力經濟維持分散與集中之平衡——目的原則與安全原則對兵力經濟之關係——支隊問題——內綫與外綫軍運用支隊例証——優勢兵力性質之變易——拿破崙謂爲兵數之優越——現時謂爲火力之優越，此與抵抗敵火力量有關係——攻守之平衡——一八六二年始用戰壕增加攻擊力量——「七日」及陳些勃斯微利 (Chancellor) 三。——一九一四年法人不能應用兵力經濟之原則——德人之成功，謂爲兵多無寧謂爲應用此原則——各軍取攻勢之例証——一八七〇年之德軍——防守延阻力量增加與運動性增加聯合之可能——結論。

第一章 戰爭之性質

研究戰爭之理由——施石 Ford 之意見——戰爭非科學亦非藝術——克老塞威次 Clausewitz 釋戰爭定義爲社會生活之發展——法國革命之戰——歐洲大戰——舉國皆兵原因——運輸爲限制軍隊大小要因——運輸發達之影響——醫學進步之影響——運輸醫學發達非爲戰爭之故——以戰爭爲社會重要生活之一種情形——一九一四年前英人對戰爭見解之錯誤——布洛克 Bloch 陣地戰之預言——布氏之錯誤——不能預知一般戰爭之性質——一九一四年前歐陸見解之錯誤——一九一四年八月之震驚——戰爭發展令人震驚之其他證例——歷史甚多大事幾於不能發生——歐戰證例——研究社會生活之發展可爲未來殷鑑——人類依賴機器程度之增加——機器應用於戰爭——工業對戰爭之重要——戰爭爲調動之事——調動力量增進對英國國力之影響——預測新兵器功用之困難——意外之變爲戰畧戰術二者定則——指揮戰爭爲一種藝術——欲深得指揮三昧，其必先準備應付意外之變——此種準備必須以原則爲基礎。

人有恆言，曰：「戰爭之大綱不變者也。」此語是否合理，尙須考究；惟此種大綱之應用方法，必時時變更，則無待辯矣。夫戰爭乃實際重大之事，徒知其抽象之原則無益也。彼指揮作戰者必能將此大綱應用於當時之情形而後可。蓋每次戰爭之情形皆大異，絕無雷同重見之事，故在戰爭進行時，乃往往習聞對於一般戰論家理論有不滿之辭焉。歐戰時不佞屢聞人言曰：「此次戰爭非他次可比，兵書實無所用也。」自歐戰以來對於古法，及拘泥古法之人，大加批評者甚衆。而曩日所謂經驗爲戰爭惟一有價值之古說，於是乎復進，蓋此說曾屢爲人提出而屢獲解答矣。

凡有理性之人，對於此說最後之解答，必以爲不可復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卽在西戰場休戰二星期之內，滌石將軍重印其戰爭大綱 *Principles of War* 名著，此書初版在一九〇三年，時滌氏爲陸軍中校，以其前時在法國陸軍大學所課授講議爲根據。滌氏於一九一八年再版序中，列舉對於一九一四

年至一九一八年戰事有所影响之情形，如軍隊之大小、堡壘着刺鐵絲網、機關槍、重砲、坦克車、飛機、毒氣等之後，復言曰：『由此觀之，作戰藝術之情形，既與從前大不相同，則作戰學術之自身，亦必完全變更。故一九〇三年所出版之書，其定則之不能適合指揮奚待言耶？然支配作戰學術之原理，則始終莫得而變也。此正如建築之藝術，無論其所用之材料爲木也、石也、鐵也、鋼骨三合土也，而機器之原則終不變；又如音樂之藝術，無論其爲何種音樂而和諧之原則亦終不變。是以作戰之原則，猶復必須論定焉。

『雖然，因情形變遷之故，爲三軍之司令者必能應付廣大繁蹟日新月異之問題。彼爲將帥者如能以客觀方法研究歷史成敗得失，庶幾發展其分析與正確判斷之能力，則在戰陣中卽有明敏決斷之才能，與此種決斷之自信心矣。』(註一)

歐戰後所出版之陣中要務令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 對於古法不復可用

之說，亦有解答。凡英軍事家所認爲作戰之原則者，書中無不備載其綱要，此種原則大都在百餘年前卽已成爲定法，且在百餘年以前已先有人實用之，此次陣中要務令之備載其綱要，乃爲第一次也。

前文所引艸石語中，艸氏乃以戰爭爲一種藝術。其他有謂戰爭爲一種科學者，或有一謂其爲非科學亦非藝術，而討論應屬於何門類者，又實繁有徒也。寔則戰爭以整個論，非藝術亦非科學；蓋其一部份之性質屬於藝術，而一部份之性質屬於科學也。不佞之意則以克老塞威次 Clausewitz 所言者爲是，其言曰：『戰爭者乃屬於社會生活之範圍而不能歸入於藝術與科學之範圍也。戰爭者乃種種重大利益之衝突而以流血解決之，以此遂與其他之競爭不同焉。』〔註二〕

總之，戰爭發展至最高度時，乃影响全國各部份之生活，其貽害社會之烈，有如洪水猛獸焉。大抵戰爭因其非爲純軍事之發展，乃爲社會之發展，

故其性質恆向上而變遷。在更近世時，英對世界戰爭最有關係者，厥惟拿破崙時代戰爭，與此次歐戰二大役；每次對於戰爭之性質，皆發生大變動。法國自革命之後，所有正規專職軍隊已不復存。但樹敵既多，欲求自衛，乃不得不求於徵兵制，故舉國皆兵之制度與現代動員之方法，皆可謂濫觴於哇泐米 Valmy 之戰。然法國革命爲此種大變之主因，其性質乃屬於社會與政治而非屬於軍事也。

歐戰與其他戰爭所以完全不同者，其故何哉？昔之戰爭，其時期延長更久者甚多。顧各軍對敵未曾有長久之接觸，所用之兵亦未曾有如今日之衆者。然則歐戰之特點，與其謂爲射程極遠大之砲彈、毒氣、坦克車、飛機等，毋寧謂爲此類戰爭之爲愈也。歐戰亦一如昔時之戰，戰鬥皆附隨之事，不過其時間更延久而已。惟自始至終，砲火靡有停止，此則從前所未有者。蓋兩方開掘綿延不絕之戰壕以固守，因限制兩軍調動，遂使其長相接觸耳。

此種綿延不絕之壕線何以築成？大抵乃因兩軍所用之兵極多故耳。蓋自有載籍以來，全國皆兵，此誠爲第一次也。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數年來所有之現象，實非因造成軍隊之機關之演變。夫徵兵之制前既言之，已濫觴於一七九二年哇泐米之戰。迨一八七〇年徵兵制遂確然成立，歐洲各國殆皆用之。然是年普法之戰爆發，德國聯邦之軍至阿泐撒斯·羅雷訥 Alsace-Lorraine 邊境者其數爲二十八萬人，法國防守之軍其數爲二十七萬五千人。兩國初次皆盡力調遣最大之兵力。四十四年後卽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調至法比邊境之兵其數爲一百五十萬人，法國防禦之軍爲一百萬人。（註三）兩國初次所調之兵較前增加四倍，且迅速擴增直至其兵數俱不以十萬計而以百萬計。然兩國之人數乃未聞有相當之增加也。（註四）此種變更乃他種變更與戰爭無直接關係者之結果，然其改變戰爭之形式性質，較乎兵器與軍事方法之進步，其急劇尤甚，不佞前嘗論之矣。

二十世紀初葉，軍隊之擴張，其主因即在運輸方法之進步。拿破崙謂其軍賴腹部以調動，且謂假定有相當兵數，則軍隊在戰地所能維持人數多寡，最要即在使其腹之充飽耳，誠哉言也。自漢尼巴耳 Hannibal 至拿破崙，運輸之方法無甚差異，雖道路畧有改良增加，然軍糧之轉運猶以獸車爲主要。迨十九世紀前半期鐵道發達後，於是始有重大之變更，但其變尙非急劇也。有鐵道則調兵至戰地，時間甚迅速，故一八七〇年法德二國動員之程序，較諸昔時戰爭乃大短促。然軍隊關閉於火車中，無防禦之器，不能徑運至戰場。且軍需品亦不能安然以鐵道運至陣地附近，必須在戰線後方相當安全之地卸載，惟因相距頗遠，士兵必須步行前進，軍需品仍須一如昔時之以獸車運載。自速射槍砲發明之後，所需彈藥激增，初時軍中所需之數，用鐵道較用獸力時，所差不多，而此所需之數，對於調至戰地人數乃受嚴厲之限制。且獸車之用不能一無限制，恐其發生擁擠而使軍需品之卸載不能有定也。况後方

道路如爲遲緩之獸車所壅塞，則行動惟有直進之一途，而退却時必將感受大困難矣。洎乎二十世紀初葉，軍隊之人數，猶爲運輸之問題所限制焉。

其後道路運輸乃用燃燒機，同時道路亦再改良增加。然運輸自動車臻於完善時，鐵道數目已大激增，直至歐洲各大國皆有一完備之鐵路網。自動車與馬車在路中固佔有同等面積，而自動車所載重量較馬車多三四倍，其速度乃至六倍。且自動車可從與前方相距安全鐵道上適宜地點，運載軍需品以至軍中，往還甚速，又使軍隊後方道路不致壅塞。於是運輸限制軍隊之人數遂不成問題矣。

然大軍之在戰地，無論欲維持至若干時日之久，猶有亟待解決之難題焉。歐戰之前，一切戰爭中軍士因疾病而死亡，其數最少與爲敵人鎗砲彈所擊斃者相埒，有時或且過之。蓋人數太多，麤集一處，無論時間久暫，靡有不發生傳染病者。南非之戰，英軍受「腸壘扶斯」病而死者，較爲荷蘭人鎗彈所殺

死者尤多。然一方面有科學家潛心以求解決運輸之問題，他方面亦有科學家研究解決衛生及防止疾病之問題。歐戰時軍隊人數之多，竟開前此所未有，兵士長期在行伍中雖受人類所未曾忍受之生活，但因講求衛生與預防之故，遂能康強無恙。昔者疾病爲死亡之主因，今乃成爲小因，此事最少在歐洲各戰場均可以見之。於是限制戰地維持人數之第二難題，亦遂解決矣。故軍隊無論在何地亘若干時日，已無須再計及其人數之多寡而後始能給養，始能維持其健康，其扼要之問題，惟在能執干戈之士兵之有幾耳。

夫鐵道、汽車、道路之發達，與醫學之進步，非爲戰爭而然也。法德二國有所謂軍用鐵道者數線，乃專爲軍事而建築，而二國計劃鐵道車站及副線對於軍事需要亦曾加以特別之注意。然十九世紀後半期鐵道之數激增，乃爲應工業與社會之需要。軍中因工業利用運輸汽車之後，認爲有益，故採用之。科學家與醫生，當其在實驗室中研究減輕疾病之方法，不知嘗思及所發見

者將爲人應用於戰爭否也。是故戰爭之性質所以有此種變更，使歐戰與曩時一切戰爭大異者，初非因軍事上之發明與其方法之故，乃因人民普通生活與其方法之變更也。惟此種變更與發展，其實皆欲爲和平之用耳。

戰爭關係一國重大之利益時，則不能視爲純軍事之行動，而必視爲社會之大發展，不佞所以喋喋言之者，蓋因有專職小軍隊如我英者，其中人物舉止大都自成爲一世界，而對於戰爭之一方面意義，乃有忽視之趨勢焉。至於不佞自己，或不止不佞一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深知對於戰爭與英帝國軍事上有力量之資源，其眼光皆太狹小。且吾人前對於歐戰所預言者，由今觀之，多爲荒謬可笑。大抵一般意見，以爲歐洲之大戰爲時必不能久。彼金融家者，以爲社會若無滙兌信用之機關，則將難以存立；蓋此種繁複之機關，乃由歷來之金融家所造成者也。近世之大國能變更其現有幣制，拒絕支付債務，而經濟之狀況仍克維持，此實出乎彼金融家所想像之外也。故各金融家終以

爲世界大戰軍費浩繁勢必不能持久。諸軍事家除吉青納 *Krichener* 部長外，亦信各金融家所說，而謂德人以爲各國長期爭戰，無有一國之資源能繼續維持；若輩則以爲人類亦不能長期忍受近世軍事上蹂躪之痛苦。二者有一，不久必有崩潰之一日也。

白洛赤 *Block* 者，俄之著作家也。一九〇〇年嘗預言有陣地戰與戰事之必至陷於窮境，而其預言嘗有引用以證實軍事家不樂承認業已證明之真理者。顧白氏此預言不載於一八九七年在俄所出版之將來戰爭上學術經濟政治之關係 *The war of the Future in its 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六冊中，而載於第六冊譯本序言，白氏與斯提德 *Stead* 君之談話。（註五）白氏之主要結論謂各強國勢已不能有戰爭，且進而論當時一般人心目中以爲可能之戰爭。『二國同盟與法俄同盟之戰，常縈繞於歐洲各君主政治家心中，惟余則以爲此戰必不可能焉。』（註六）白氏此種預言及他種預言，後來事實多證明爲謬誤

。其結論之根據有一以爲近世要塞之抵抗力增加。據云「欲攻下一有相當防禦或且用大兵防禦之要塞，假令攻者各事俱備，亦須費一百四十日之力始能克之。」（註七）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德人進攻那麥于兒 Namur 砲台，其守兵除在砲台內者外，均於八月二十二日夜半退去。曼耳威次 Gallwitz 將軍時督兵進攻，於八月二十五日即報告除西南面數壘外已拔其地。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之夜，德軍始轟炸翁微兒斯 Anvers 要塞，十月九日遂攻下之。

白氏對近世兵器之效能，所預言者亦多錯謬。「戰爭運命將終，其最明顯之證據，即引用連發鎗也。……前時兵士見煙起，聞隆隆砲聲，當砲彈或鎗彈飛過行間時，即聯想其因果而有所準備。至於將來之戰，兵士受死傷時將無所見聞。據經驗所知一鎗所發之聲，傳响不過九百碼，衆鎗齊發之聲，傳响不過一英里。一軍行進時忽見兵士死傷倒地，乃知與敵人接近。……」

∴相距一英里或一英里半，連珠鎗可以擊殺自其鎗口至其目標中間之敵人。
『(註八)白氏又曰：『將來之戰，砲彈效能較榴彈太差者，其用處比前必減少。榴彈將爲砲兵之主要品。』(註九)當白氏時代評論軍事，此種預言不無與其所謂陣地戰預言，互相矛盾，亦不足怪也。

白氏以俄國爲歐洲最能忍受近世戰爭之辛苦。因『歐洲惟有俄國所產糧料足以養其人民也。』(註十)其實最先脫離戰事者卽爲俄國。白氏又以英國依賴海運供給，不能維持延久之戰爭。『據所調查，在延久之戰爭，惟英國能得海上霸權，其餘海軍強國俱不能敵之。然英因海上交通斷絕，損失甚大，雖在戰爭可操勝算之左券，而欲支持延久，其勢必有所不能焉。』(註十二)
夫白氏論戰之書至於六巨冊之多，而所言者皆無一中肯綮者，誠爲不幸矣。蓋白氏所得之結論，謂將來縱有戰爭，然近世之戰爭因兵士無勇氣毅力以攻佔戰壕，勢必至兩軍陷於窮境，而事實固已證明其錯謬矣。至白氏其他所預

言者甚多，當時之軍事家對其議論與斷語實未有大注意也。

歐戰之性質大抵人皆不能預知。德國乃交戰國軍事之最有準備者，不願戰事之延久亦正與他國同。其一切計劃均以神速破法爲主，次乃從容進攻俄國。德人既知比法阻其進攻之路所有各要塞數目及情形，故準備圍攻戰較其敵人尤甚。是故當考察陣地戰時，德國尤有所準備，然一九一五年春德亦如他國感覺缺乏大砲、砲彈、及壕線所要用之軍需品。歐洲之軍事家不惟對於此戰大概之性質所預料者錯誤，且其計劃與準備所依據之詳細事實亦不復充足。

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之戰，弗蘭克夫兒特 Frankfurt 和約簽字時，歐洲軍事家即已伏有第二次戰爭之心理。故此二國專職之軍事家，其畢生精力殆皆用以研究此將臨戰爭之性質與其指揮最善之方法；乃不惜重費，而組織嚴密偵探法，以互探消息。彼德人素以能探知其所擬爲敵國國內一切軍

事之重要情報著聞者無論矣。而法際茲危急存亡之秋，對其大敵之軍事準備亦可信其必皆深悉也。其後戰事將爆發之前，又有飛機。是時飛機力量，較之今日雖屬薄弱，但亦足以隨時探悉敵軍大隊之調動。然則謂一九一四年夏各軍之調動俱爲秘密，詎可信哉？

顧一九一四年八月之情形果何如乎？法人作戰計劃即有名之第十七計劃，乃爲法最有名軍事家逐漸所經營而成者。即以長時期辛苦所搜集之情報爲其基礎。德人之將侵犯比利時，久已成爲軍界習聞之事。然當德軍侵入比疆時，兩軍互相接觸而後，法始知其所計劃者乃皆大錯。夫法之作戰計劃其基礎固已先失，所以然者，因其蔑視德軍所能調至戰地第一綫之兵力耳。蓋法人以爲德軍進攻之主力必在於美次 Meuse，且料德軍必不能伸其右翼兵力以至美次河之西，而同時堅守其正面與左翼。直至德軍四十餘萬渡麥相 Meuse河進據北京之後，始知其悞焉。法軍總司令部初聞德兵進至比利時西境，甚喜

，以爲德軍伸其右翼至如此之遠，則其正面勢必薄弱，易爲法軍所破矣。迨八月二十三日卽德軍調至西戰場邊境全數約一百五十萬人之十日後，始覺德軍兵力甚盛，不獨可擊退法人，進攻其左翼與正面，且以大軍層層包圍聯軍之左翼。於是法人所精密準備之作戰計劃乃如紙製之樓閣而傾塌焉。

雖然，德人素以軍事無所不知著稱，乃絕不知英軍之調動，此更令人可異耳。夫英兵較之歐陸各大軍爲數甚小，且德軍亦輕視其作戰之能力。是以德之參謀本部訓令德海軍時，未嘗令其特別注意英軍渡過英海峽之事，亦不足爲怪。其實德軍大本營以英軍之至比利時乃其利益，彼等滿擬於進攻法軍之先預期一鼓將英比軍殲滅。德軍當時誠有此種心理，但至一般傳說，謂德皇稱英軍爲『可鄙視之軍』，命其將帥盡力殲滅，則未免屬無稽之談耳。此種戰時無稽之傳說，在英人心中乃至牢不可破焉。

一九一四年八月英軍之助法參戰，德人如果以爲對其計劃無足輕重，則無

論何人苟知其軍事有詳審之準備者，逆料德人必能深悉英之參戰將取何種步驟，而英軍渡海登陸之消息，德亦必能早知之。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英遠征隊即在勃·阿·微勒 Le Havre 登陸，至八月十七日全數皆上岸。自八月十四日起英軍即由鐵道開至法摩白日 Maubeuge 要塞後面集中之地方，八月二十日在此處集合之軍共十萬人，蓋六日中有數百車運至法之北部也。二十一日乃開往櫟 (城) Mons，翌日下午抵櫟 (城)。然二十日德總參謀部電克路克 Kluck 將軍曰：『英軍在布羅額 Boulogne 上岸，必至利勃 Lille，須備之。但此間以爲英軍大隊尙未登陸』。時克氏將佔領比京。以故八月二十三日克氏攻櫟 (城)，乃不知英之遠征隊已先在其前面也。

數百年前之人，對於同時將臨戰爭之性質及結果，其所預言殆無有不錯誤者，蓋無待乎多事考證而後始知也。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在也勃白 Elba 登陸，當時之人以冒險無異博徒之發狂。蓋倉卒之間，欲以十三萬烏合之法軍入比

利時與聯軍二十一萬衆相抗，不啻以卵投石也。顧當時之人，一聞利倪 Tigny 與四臂 Quatre Bras 入境之消息，又風聲鶴唳皆起恐慌矣。一八五四年人以爲英法聯軍之攻下些哇斯陀坡耳 Sevastopol 甚易，以故英軍九月在克萊米阿 Crimea 登陸，遂無準備冬天之軍裝。一八六一年美國南北戰爭，北方及世界他國之人咸以南方之抵抗不能延久。一八七〇年全世界軍事家皆震於德人奏凱之迅速。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其結果與方法又皆出乎一般軍事家意料之外。

夫往事旣已如是，彼對將來戰爭之性質又有所論著者，誠令人不能不服其膽智；設使經驗可以爲吾人之嚮導，則將來各強國間若再有大戰發生，其事之多出人意料者，亦必如曩時無疑矣。

是故謂彼不能預見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之事者爲愚蒙固不智，而謂前代過去之事不可爲將來之殷鑑者其不智尤甚。歷史上有甚多大事幾於

皆可不發生，如兩軍以陣地戰爲防禦者是其類也。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星期，毛奇 Moltke 因軍中誤報克捷，又受政治之壓迫，乃自右翼調回二軍團至東普魯士，而此軍至唐嫩貝兒克 Tannenberg 之戰結束後始到。向使毛氏不爲捷報所悞，不調回兩軍團，且能近臨前線以調度各軍，則馬兒訥 Marne 河之戰，德軍必大克捷，而西戰場必無有綿延不斷之戰壕線矣。（註十二）

聯軍若從馬兒訥河再稍加追趕，摩白日若再支持二十四小時，第六師若從英先四日至也訥 Aisne河，則德軍受迫不支，必從也訥河而引退，因德之總參謀部對此已早有準備也。（註十三）

凡戰爭愈有經驗者必愈不敢武斷未來之事。威靈吞 Wellington 曰：「余屢歷戰陣，而後乃知雖最完善之佈置，其結果亦終不能必定焉。」故從歷史所得之教訓，有一適當之結論，卽凡爲將帥者必須虛心以待應變是也。

不佞前嘗言一法，可謂善於虛心待變矣，蓋戰爭不能獨視爲海、陸、空

各軍所有事，當其關係一國之大利害時，必須視爲社會之大劇變，對於全國各方面皆有所影响，且必須切實集合全國國力以對付之。不佞又嘗言凡改變人民社會生活之大變更，則其改變戰爭之性質，較諸兵器或軍事編制之變更，所生效力尤爲急劇。由此而推將來戰爭之變換如何，是可得而畧知矣。今日社會上所有之變更，蓋不減於十九世紀中葉之工業革命，而此項之變更，實爲此工業革命之結果也。近世最顯明之情形，即吾人所依賴機器者，日進無已，凡社會之工藝，以及個人之安適，日益有待於工廠之工作，而手工無機器輔助者，其生產則日漸無所需用焉。至於軍事，其情形亦復如此。其在海軍昔已採用此法，而近世之戰艦，乃不啻爲一複雜之機器裝納於鋼套耳。歐戰以後，陸軍亦遂效海軍之法。歐戰時軍需品供給，製造迅速，以及物料改製爲軍需品各項關係之大，皆非昔時戰爭所可同日而語。且大砲與砲彈之數目關乎戰鬥之計劃極大，此即因陣地之防禦而有長時間可以準備故也。然步槍兵無論爲

數若干，苟不有掩護，其發生之火力，必不能與正式軍械之火力比較，於是陸軍遂成爲機械化。且陸軍今日所用之兵器，將來是否爲戰爭所淘汰，固不得而知，但其所變之方，必爲較佳之機器，而不爲無機器輔助之人力所能發展矣。蓋人力於他處與前方皆需用之也。

昔拿破崙以大營爲其制勝之秘訣。大抵在於伺機乘隙，出敵不意、攻敵無備而取勝耳。近世戰爭之力量乃爲火力，其名詞則包括海陸空所擲射一切彈物。欲使此種火力能維持，則大製造廠之重要，猶乎拿破崙之大營也。設使所需適當兵器之數目，必須趕緊製成，且其需要彈物極多，又必須供給，則製造之事當極巨矣。故將來之戰爭，凡工業極發達又能改變原料成爲兵器與彈藥之國家必佔優勢；不獨此也，凡若是之國家對於工業之動員稍加注意一如對其陸軍者，又必佔最大之優勢焉。英爲世界上一工業最發達之國家，對此若能常加注意，并能施用適當，則將來之必操勝算，可無疑矣。

近世英國軍力增加，所以致之者非獨此事而已。大抵戰爭之事，其變化至不可測。如陣地戰雖至兩方堅持不下時，然最緊要之前方亦復有變動。蓋時地二者乃戰略上之最大關係者也。夫英軍事上最明顯之事，即其國力之資源分散於地球各處。故各種發明若能急縮時地，則不惟令英社會與商業上之聯合更易，而其軍事力量之運用亦且益便。是故飛機、無線電、以及其他交通方法之進步，對於軍事之利益在英較他國尤大矣。英人若注意其目前之軍事，思及其可得之資源，而知所以善用之於戰爭，則不佞以為近世此種進步之趨勢對英乃有利益，在軍事上必不可錯用此種趨勢，而當虛心以適應焉。

吾人對此雖極勤慎，然因往事可鑑，猶必預防意外之變。蓋人類之想像力對於新發展之事物，與不能盡量試驗之新方法，欲確切預知其功效固甚難也。若欲於試驗中完全演出戰爭時精神物質二方面之情形，此乃絕無之事，故對於戰爭之性質必須預防有前此所未嘗遇見之事變焉。不佞於此即討論戰

爭之高級指揮，以及關係戰爭發展與戰略之種種變動。但所言者對於戰爭之詳細指揮與戰鬥之方法（即戰術），亦皆可適用也。

不佞前嘗言凡對於數百年前戰爭之性質所預料者，幾於每次無不錯悞。自速射火器發明後，在較場或演習時所學習之戰術，至施之於戰陣則必變更焉。此於每次重要戰爭發生時，不難見之也。

工業與製造之事，既已大加採用科學方法，於是新式完全之兵器，其出產力乃因而增進。然科學改良之功效，在工業與製造則盡量試驗，而新兵器之功效，在平時則不能試驗也。拿破崙曰：「戰爭時，精神與物質之力量，其較爲三與二之比。」輓近戰爭所經驗者，皆證實拿破崙之言不謬。列日 Lige、那麥 于兒 Namur、翁微兒斯 Anvers、各要塞所以能急下者，非盡爲德軍重榴彈砲擊其砲台之功；蓋當時扼守各壕線之比兵甚勇敢，雖無砲台輔助，亦能抵抗德軍至於甚久，無如比人一聞其夙所恃以爲固之各要壘相繼失陷，卽心膽

俱落，以爲各壕綫之防禦，亦不能當德軍所未經見之重砲攻擊也。

夫目標乃一無血肉神經之物，故平時野外所試驗者，至戰爭時則不足憑恃矣。微兒訥 Verne 與韋耳斯 Wells 嘗謂人類之想像力預知將來科學之進化頗能正確。然二氏雖能預言各種發明，惟至此發明對於習用者之男女，若輩習慣與心理上有何影响，則二氏亦不能正確以逆料也。

故作戰時，吾人必預防戰畧戰術二者意外之變動。不佞嘗謂戰爭以整個而論，當視爲社會之發展，蓋其中之事一部份爲科學，而一部份爲藝術是也。所謂科學之一部份，卽組織是也。此部份之事愈久則愈重要，其性質亦愈久則愈成科學化，然非是書之所欲討論，故不言焉。不佞所欲論者，乃藝術之一部份，卽指揮法是也。作戰時之指揮官，無論爲統帥，爲下級軍官，臨陣必須決斷，其態度固不能如科學家之從容，而依據確定或證明之事實以作戰。有時雖幸探悉敵軍之兵力與其準備，然亦不能確定敵人心中之詭計。且每爲

戰爭情形所迷惑，弗克深明敵之虛實，故必注意於不能先見與意外之事。若能訓練有素，應用正常原則，靈敏如出於天性然，則其作戰可以不致多生錯悞。夫徒多讀戰役詳細之史實，無益也，假令一七九六年拿破崙與一八七〇年毛奇所作事，指揮官知之，究有何用哉？然若取二三戰史熟讀而深思之，且研究各將帥在何種情形，所以指揮作戰之理，因以訓練其心，使能解決軍事問題而無錯悞，此誠對於指揮官爲大有益矣。

且徒讀戰爭之原則亦無益也。蓋戰爭原則之不能助將帥解決作戰問題，猶畫家徒知畫理而無天才與長久訓練，則不能以繪畫也。當解決問題時機之來，則將帥必如微兒迪·的于·微兒努阿Verdy-du-Vernois對那可的Nachod之戰，所言曰：『原則與歷史皆無益。究竟問題如何？』顧艸石Foch謂欲解決問題迅速無誤，則爲將帥者，必須以客觀研究歷史成敗之迹，庶幾對於事理能剖析，能決斷，而有自信心乃可耳。然凡客觀研究藝術者必須以原則爲根

據，此施氏所以亦言必須立定作戰之原則也。

(註一)譯自施氏戰爭大綱 *Principles of War* 英譯本法文序言，一九一八年倫敦出版。

(註二)戰爭論 *On War* 第二篇第三章。

(註三)所言一八七〇年，一九一四年兩次兵數，係初接戰時，在戰地全數兵力之成數。其實兩次動員之兵，數目較此尤多。

(註四)一八七〇年德意志各邦人口三千八百五十一萬四千零四十六人。一九一四年德意志帝國人口約計六千七百八十一萬四千人。一八七〇年法國人口爲三千八百零六萬七千零九十四人，一九一四年爲三千九百六十一萬一千五百零九人。

(註五)近世兵器與近世戰爭 *Modern Weapons and Modern War*，倫敦出版。

(註六)近世兵器與近世戰爭第十一頁。

(註七)同書第三十八頁。

(註八)同書第二十頁。

(註九)同書第九頁。

(註十)同書第五十二頁。

(註十一)同書第三頁。

(註十二)八月二十五日毛奇調當時圍攻那麥于兒第三軍之第九軍團第二軍之衛兵預備役軍團，暨第六軍之騎兵第八師至東普魯士。此軍全數不甚減於英之遠征隊。進攻東普魯士之俄兵，八月二十八日在唐嫩貝兒克 Tannenberg 一戰而大敗俄軍，乃在此軍未到之前也。此軍之調離馬兒訥河，且毛奇又不能使各軍互相策應，於斯役實大有關係焉。

(註十三)一九一四年九月德軍從馬兒訥河退至也訥河時，德第一軍與第二軍之中間成一缺隙。『摩白日陷後，第七預備役軍團得以抽動，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遂於九月十三日抵也訥河之北以堵其隙。此軍蒞止不過先英軍第一軍團兩小時而已，際此萬分危急，德軍能以扼住也訥河者，皆賴此軍之力耳。』陸軍作戰 (Military Operations) (一九一四年法國、比利時第三百三十八頁。)英軍第六師因英軍根據地從勃·阿徹勒遷至聖那塔勒 St. Nazaire 之延擱，九月十六日始抵也訥河。九月十四日德軍大本營電其第三軍云：『第一軍不能守住也訥河流域，須相機向也訥河流域背後拉·非勒 La Fère 一帶引退。如是則第二軍與第七軍又扼守拉翁、啦唉斯 Leon-Rheims 綫。』

第二章 作戰原則

陣中務要令之原則——嚴格言非原則，不過爲各名將所經驗之方法——克老塞威次之作戰原則——輿論之原則——德人忽視此原則之結果——追擊之原則——現時遭略之原因——歐戰時航空機追敵之證例——兵力經濟與合作之原則——二者何以日益重要——政策與戰略之合作——對作戰原則意見之紛歧——紛歧之原因——倍根 Bacon 制海權之理論——時勢變遷影响倍根之理論——一九一四年海上霸權不能限制英人之責任——分戰爭爲有限制與無限制未免迂濶——有效封鎖力量之增加——航空機對於獲得戰爭目的方法之影响——政局變遷之影响——戰爭乃政策之繼續——國聯盟約與克伊洛 Kellogg 非戰公約對此之影响——戰爭之大綱非絕對不變者——將帥必具之天才——才可因學而廣——學必以客觀——英帝國之特殊情況——各戰爭之大綱須從英國立論。

陣中要務令第二編乃論列戰爭軍事上之原則及其應用。夫戰爭非獨關乎軍人之事，故其原則之應用不區區限於純軍事之範圍。卽如選擇戰爭之目的

，政府實負其責任焉。蓋目的之選擇，不獨使軍力可以應用，且必使國力亦可以應用也。以故陣中要務令戰爭軍事上之原則中未嘗包括目的選擇之原則，惟視此原則爲一種大綱，而對軍事上各原則皆有關係焉（註一）。

陣中要務令所臚列軍事上之各原則如下：

- (一) 集中之原則，
- (二) 兵力經濟之原則，
- (三) 襲擊之原則，
- (四) 機動性之原則，
- (五) 攻擊之原則，
- (六) 合作之原則，
- (七) 安全之原則。

其實上列各條有謂其多爲非原則者。嗎雷 Murray 字典註釋「原則」字義有

『基本眞理或定理爲其他諸理之所依據。』又有『述說或眞理爲思想組織之所根據。』又有『定律或定則爲行爲之嚮導。』諸說，最後一說乃極適合作戰原則之義，但必須擴大其範圍而後可耳。嚴格言之，襲擊、機動性、攻戰、合作、兵力經濟五者，皆非原則，數者乃爲可以獲得結果之方法。軍事術語殊不如科學者之正確。且論作戰原則時，若能明白其意義，固無須以泥執其名詞也。拿破崙曰：『作戰原則者，所以指導歷史紀載功業彪炳之名將也。』近世作戰原則之概念可謂濫觸於拿氏之說。由此言之，作戰之原則，不可謂爲原則，實乃爲方法；此種方法，依據經驗，固可以使戰爭之目的達於成功而無疑也。

克老塞威次者，近世戰畧學之鼻祖也；十九世紀之初，著書列舉戰畧之原則，其所用名詞，與陣中要務令所用者頗異，所言原則，僅有目的、攻戰、集中、運動性、襲擊五者（註二）而已。克氏雖在其他著作注重兵力經濟與

合作二者，而未嘗列爲原則，顧又增加「獲得輿論」與「乘機力求勝利」二項，後一項可以概括爲追擊之原則。

克氏在原則中加入獲得輿論一項，不佞以爲甚當。蓋所謂獲得輿論者非惟獲得國民之同情，并且獲得全世界之同情也。綜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知德之諸將帥忽視此項原則，以致國家挫敗，鑄成大錯。夫一九一四年八月德人侵入比利時，其軍事極爲得手，不佞在前章嘗言，向使德人調度不至乖方，則九月馬兒訥河之戰必可克捷；然深入法國腹境，蹂躪法比地方，使二國喪失無限資源，且大施其戰略以威迫敵軍，其勢亦云盛矣。吉青納 Kichenar 部長與英軍初次遠征隊總司令弗雷訥 French 將軍訓令開首有曰：「德意志破壞比利時中立並英法協約，政府因法政府之請求，決定遣發一遠征隊至法，特授將軍以指揮之權。」

「此軍主旨即爲援助法軍及與法軍聯合，同仇敵愾，以禦強寇。將軍所

負重要之使命，須協同法人抵抗或擊退德軍侵犯法比之領土，因而恢復比國之中立。蓋比國之中立實爲條約所保証，今德破壞之，比國遂訴之於英法也。『易言之，德人之侵犯比利時，得先發制人之機，自戰事初起時，英軍即受其所制矣。德人此着所得之利益雖大，然卒因此而使英加入戰爭，且當此戰事開始之際，遽召世界之惡感，是所得固不償所失也。

一九一七年德人宣佈無限制之潛艇政策，於是英之食糧，將瀕於匱竭。顧英之情形尙未至此，而德人之行爲已促美國加入戰事，且使中立國對之更生惡感矣。察氣耳 Churchill 對此事評論德將帥之心理，洵爲公允，其言曰：『德之軍事當局，其最大錯謬莫過於不能明瞭與美國宣戰之意義。蓋作戰之政策徒以計算物質爲根據者，不智莫此爲甚。夫以一萬萬二千萬有教育之人民，擁彼新世界一大洲之地，科學發達，資產饒富，且無敵國足以攻之，此其戰鬥之力量，豈惟目前嘗受訓練士兵、軍官、以及大砲戰艦所有區區之數哉

？德人此種政策，實表示不知美國所有之能力終必不至爲其所謂潛艦者挫敗耳。美雖非世界最文明之國，乃世界第一最大之國家，若希冀其戰鬥力不能及時以至於西戰場，而與之宣戰，此未免太爲孟浪。況德人雖勇，然久戰已疲，加之衆寡懸殊，其不能與朝氣蓬勃，人數衆多之美國爲敵也審矣』（註三）

至於英之封鎖德，乃以對德所獲之結果，與對中立國因商業之損失引起惡感，二者權其輕重斟酌至當而後施之。彼以英對德之封鎖太疏懶者，太抵皆輕忽此問題之政治影响也。迨後英之封鎖亦使德人瀕於餓殍，中立國之商業亦受英封鎖而損失矣，然中立國未嘗有一因此而加入戰團以與英抗者。且反而合英以抗德矣。故謂英因注意獲得輿論之原則，而德忽視之，爲歐戰勝敗之關鍵，固無不可也。且此原則在戰爭上之影响，今後尤爲重要；蓋潛艇、毒氣、轟炸機之用皆無限制，將使非戰鬥員之人民受戰爭之塗炭愈甚，故欲施行此種政策必先審慮其對於輿論之反響而後可。此問題不佞後將再論之。

克氏以戰爭爲社會生活之發展，爲人類一種活動，無論男女不能不受其影響，遂以獲得輿論一項列爲戰畧之原則。鮑石對戰爭亦有此種觀念，其言曰：「戰爭殊非一種嚴正科學，乃一種悲壯可怖之戲劇。」（註四）此察氣耳所以謂戰爭政策徒恃物質者爲不智之尤者也。夫精神乃戰爭之最要者，無論戰爭之大綱是否包括獲得輿論一項，而政治家與軍事家宜常注意其事。蓋此項大綱軍政兩方皆有關係，猶如目的之大綱，乃非戰爭之純軍事大綱，是以未嘗列入於陣中要務令原則之中者，其故或在於此耳。

不佞嘗云，克氏所列原則，又有一項亦陣中要務令所無者，此卽追擊之原則也。亨答孫 Henderson 在其戰爭之科學研究 *Science of war* 戰畧一章，亦嘗列此項爲作戰之原則。亨氏汎論戰畧原則之後乃曰：「最後，有六大原則乃爲一切戰畧方法之本源，而直接對於敵軍將帥及其士兵皆有甚深之影響也。倞克孫 Jackson 嘗釋其義如下：

(一)常令敵顛倒迷亂而出其不意。

(二)我之軍力若足以追敵時，切勿舍之，因敵軍既潰退，我若啣尾追擊，敵必驚惶失措，而我以半數之兵則可克之。故調動神速，奮勇攻戰，乘機趨利，此數者皆決勝之秘訣也。(註五)

克氏執筆時，其心乃不忘拿破崙之戰爭；而亨氏又注意於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國之南北戰爭。然自一八七〇年至歐戰將終時在各強國戰爭中，乃不能尋出一追擊可以決勝負之例証，有如拿破崙耶那 Jena 一役戰後之追入普魯士者；此無他，蓋自速射兵器發明以來，戰陣上對精神肉體之消磨遂大增加，而陸軍小隊阻敵之力量亦有同等之增進。一九一四年八月勃·夏埃 Le Caten戰後，英之步兵有數小隊偶因退兵命令傳達不到，留於火線之戰壕內，乃能抵抗德之追軍。夫兵久事攻戰，其力必疲，若以小隊奮勇之師撓之，其勢自易。故以近世戰爭之經驗觀之，彼編輯陣中要務令者，不列追擊一

項於戰爭之原則，洵不謬也。且其論追擊之說曰：『久戰之後，兵士耗損，軍需匱乏，因此其師必不能繼續前進，故欲急追敵人必以機動之部隊及航空機當之，其餘則須重新改組編配。』亦不爲無見焉。

我軍在此重新改組編配之際，敵人遂得有機組成後衛，設計抵抗，而可不至於一敗塗地。此實爲歐戰時追敵之情形。迨歐戰將終，最後數星期乃有二事與此相反，而足以使追擊一項恢復克氏所論列之位置。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阿冷比 Allenby 率軍攻入土軍陣綫時，土軍第八軍乃引退至美秀迪耶會合處 Messudieh Junction 之山谷。英軍飛機以炸彈機關槍猛擊，土軍大亂，士卒奔竄，輜重遺棄滿地。九月二十一日土軍第八殘部與第七軍大部分從那布臘斯 Nablus 至一狹谷，山勢嶮峻。平旦英機望見土軍士卒砲隊輜重在谷中蜿蜒而行，遂向其施擊四小時，土軍人馬死傷枕藉，餘衆竄入山中。英軍於谷內獲砲九十尊，運貨汽車五十輛，其他車輛約一千架。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意境微陀里阿，文尼陀 *Vittoria Veneto* 最後之戰，飛機追擊奧軍，其效亦甚卓著。故將來在戰陣上甲軍乘勝追擊乙軍時，若甲軍有優勢之空軍，則其追擊敵軍將較拿破崙更爲迅速，且亦以一戰而可解決全局焉。

以上所說，輿論與追擊二原則，即克氏所列，而爲英之陣中要務令所遺者。今再論英陣中要務令所有，而克氏所無之兵力經濟與合作二原則。克氏雖不列二者爲戰畧之原則，然二者皆爲指揮成功之要素，不佞前已言之矣。克氏嘗曰：『時時留意各軍之合作，即時時使各軍無一怠惰者，此誠爲指揮之一特性也。敵軍無兵，我雖有兵而不能全用，或敵軍之兵皆用以作戰，而我之兵猶有在於行程中不能參加作戰者，凡此皆非能善調度其軍者也。且若是荒廢兵力，較之用於無鵠的者尤甚。蓋凡作戰時，各部之兵務須一齊動作，縱所用之兵或有無鵠的，猶能牽制敵軍之一部分，故完全不動作之兵，雖

有其名，實等於無耳。」（註七）此卽今所謂兵力經濟與合作狹義之說也。然克氏亦如其他之戰論家，其思想不免爲當時之情形所影響。施石作戰原則乃首列兵力經濟爲第一條，其言曰：「此原則在於革命戰爭最初時卽已感覺其需要矣，蓋國家戰爭所用之兵，其數甚多。顧此種原則之成立，非因當日情形所迫之故而遽然產生，且一時人亦不易明瞭，而能實心遵守之。」（註八）蓋所謂兵數多時，則須有兵力經濟之原則，非至有所証驗，人必奇其說也。且兵數多時，欲使各部分各能盡其力以合作，較之兵數少時，其事尤爲困難。當歐戰兵數多時，乃有兵力分散及浪用之極大趨勢。此層將於下文再論之。

近世軍備愈趨複雜，於是軍隊之合作亦愈感其需要。顧軍隊之合作，就純軍事言之，一軍之中雖各部皆已明瞭而實行之，亦不可謂爲卽達其目的。今就英軍而言，作戰之眞合作不獨爲海陸兩軍而已，必也爲海陸空三軍之盡力合作然後可耳。不寧惟是，克氏第一冊大部分論述戰爭不僅爲一種社會之

進展，亦且爲一種政治之行爲，故不能委諸於海陸軍之人物獨肩其任。是以克氏乃時時力言政略與戰略互相聯絡之重要。近世政治與軍事愈發展，二者愈須聯絡，而聯絡之困難又愈甚焉。

不佞在第一章嘗言及工業對於戰爭已漸覺重要，且歐戰時各種國營之工業尤爲勢所必需，是故高級指揮作戰之組織亦愈覺重要。歐戰時對於作戰指揮欲使政治與軍事二方面互相聯絡，甚爲困難。蓋歐洲各國政治家與軍人大多意見不和，此時有所聞者也。夫作戰固爲海陸空軍人之專職，然若輩能明政略者寡矣。至於政治家之流，平時因應付日常政局問題，往往又無暇思及未雨綢繆，以備萬一之戰禍，此在民主政體之國家尤爲甚焉。故戰時在危急之際，各國軍政兩方，大都有此種不和之原因存在，且因政治駸駸發達，往往又有使此種原因增加之趨勢。今之國際爭端，其解決之方法，惟有出於訴諸武力一途，苟非至於取銷以武力解決之時，而欲望作戰能勝利，損失減輕

至最低之限度，則舍祛除此種不和之原因，其道末由矣。

有上面所言之各種發展，遂使政略對於戰爭較曩時更爲重要。今日所謂戰爭之組織，非惟海陸軍之組織而已，乃全國資源之組織也。戰事發生時此項資源分配之正確，實爲最要之事，蓋管理工業之才能其重要無異於指揮軍隊之才能；且海陸軍與工業所需用之人力，欲其分配正確必有最縝密之思慮而後可。歐戰時欲求政治家之善於調度指揮而不至有干涉海陸軍專門學識淺薄之行爲者，往往難之又難。故戰爭之事既不能避免，則政治家當知若輩將來調度指揮之責任較於昔日更不容易。而政略與戰略之互相聯絡，尤爲調度指揮成功之關鍵也。然則基此種種理由，以合作列入於作戰原則中，豈可謂非？

由此觀之，一般戰論家以爲作戰之原則不可變易者，未免過矣。蓋對於何者卽爲原則，各人意見每多分歧不同。若米尼 Tomini 及屬若氏派者黑姆利

Hamley，二人皆未嘗列舉作戰或戰畧之原則，惟獨論述戰畧調動之各法而已，哥耳次 Coln 一八九五年著作戰之指揮 The Conduct of war 其中僅認目的及集中二者可爲戰畧之原則。韋石在其所著作戰原則 The Principles of war 中則舉出兵力經濟，作戰自由，兵力支配自由，及安全四者爲原則，又謂其他未嘗全舉焉。亨答孫在其戰爭之科學研究 The Science of war 中則謂集中、襲擊、追擊爲原則，而以調動、兵力經濟，僅爲應用集中原則之方法。哥拉啞 Colin 在一九一二年出版戰爭之變化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guerre 敘述拿破崙時代作戰之原則爲目的、安全、集中、攻擊、機動、襲擊六者。夫泐 Fuller 上校在其一九二三年出版之戰爭之改革 Reformation of war 則列舉一九二四年陣中要務令初次所見之八項原則。

以上各家惟克氏、哥氏、英之陣中要務令與夫氏所列原則，比其餘各家相同者較多，而其中亦有重要之相異處，然古時之戰論家，則咸謂欲獲得戰

爭目的，在乎覆滅敵人之武力，欲覆滅敵人武力，在乎集中精神、物質、優勢力量於戰場，而以此二者爲作戰之原則。不佞前嘗言一般作者或僅承認此二項爲原則；或則以應用此二項原則之重要方法，亦列爲原則；或則不以其爲原則而僅列爲方法。諸說紛陳，莫衷一是，幾何不令人墮入五里霧中？顧凡所謂原則者，乃由各名將所實驗而制定之方法耳；須知時勢一經變易，則此項方法當亦有失其重要性者焉。譬之決勝負之追擊，如前所言，幾已成爲不可能之事，則制定追擊爲作戰之原則，又有何益乎？然欲完全消滅敵人之武力，其法莫善於盡力以追擊者。是故追擊之事若復可能時，則追擊必再成爲原則無疑矣。又如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軍隊之數量擴充，兵力經濟與合作乃成爲重要之問題，遂使近世之作者不得不列入二者於作戰之原則中，而昔人則僅將其列爲方法而已。

倍根在其王國與財產之偉大論文中述作戰之原則甚多，「夫市鎮而圍以城

垣也，武庫而富有蓄積也，駿馬也，兵車也，巨象也，槍砲也，凡若此類，譬猶羊之蒙獅皮耳。眞武勇者乃人民之血性。假使兵數雖多，而人民怯懦，亦奚益哉！』而陣中要務令亦謂：『戰爭之勝利，在乎精神而不在于物質。故士卒雖多，器械雖良，餉糈雖足，技術雖精，然苟無剛毅武勇之氣，舉國一致，誓死必勝之心，終勿克濟也。』夫戰爭必以勇氣爲主，其說不始自拿破崙也；戰爭必以制海權爲主，其說亦不始自馬漢（Mahan）也。倍根在此文中又曰：『海戰之關係殊大。耶克席姆（Acium）之戰，解決「世界之帝國」。累朋陀（Panto）之戰，遂戡土耳其皇帝之雄心。海戰爲戰爭最後之決勝者，其例証甚多，而帝王國家多以是爲其孤注之一擲焉。彼握海上霸權者，乃可肆行其志，而戰爭之大小遂得任意進退，此則可無疑義也。至於陸上強國，往往反陷入荊天棘地之境。今日海上之勢力（此爲英國天賦財產）在歐土各國，其利益誠大矣。』上面所舉乃爲時勢變易與作戰原則關係頗有興味之例證。近世並

無海戰能爲戰爭決勝負之史實。特啦艸耳革 Trafalgar 之戰，又須來珀齊希 Leipzig，滑鐵盧 Waterloo 一役以助之。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對馬 Tsushima 之役，向使羅斯爹斯文斯克伊 Rozhdestvensky 擊敗東鄉 Togo，則俄將握日與滿洲俄軍中間海上交通之權，而日俄戰爭之賀勝者必在於俄而不在日矣。日啊冷的 Juland 之役，向使德若能擊碎英之「大艦隊」，則德之潛艇雖無戰勝艦隊輔助，對英糧食供給殊多不利，英必立於失敗之地。然此二邦勢瀕危殆，皆爲海島之國，而近世乃未見有陸國獨爲海戰所敗者也。

然倍根所謂：『彼握海上霸權者，乃可肆行其志，而戰爭之大小，遂得任意進退。』此原則之理與其所論海戰影响之理固有關係，而與倍氏以後時勢之變遷尤爲有關係也。此原則在英維持其權威甚久，且至一九一四年八月深信者猶大有人焉。若輩以爲英但以強大艦隊與財政援助聯軍則，可無須調發大隊陸軍以參戰，此卽言在陸上戰爭之大小可以任意進退之也。蓋一九一四年

英人之意多以此次戰爭其責任爲有限。顧未幾而迷信制海權諸公乃知時勢變遷，今昔不同。倍根十六世紀所論者，特對於當時之英國而言，時英海外無多殖民地，其四面環繞之海最狹處，亦足以抵抗不能握有海上霸權國家之控制。至於二十世紀則不然，德之潛艇以英海峽沿岸及法諸海口爲根據地，且在法海岸架設大砲爲後援，以故倫敦糧食運輸極感困難。於是英國要害之部份乃從英海岸逐漸而延至歐陸，必須用盡大力始能防守。初時英雖有握海上霸權，可以任意將軍隊及軍需運送至其所欲到之地方，但亦不能以此而使戰爭之責任成爲有限制焉。

可貝特 Corbett 在其海軍戰畧原則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對於克老塞威次絕對戰爭與有限戰爭之說詳加討論，分戰爭爲有限與無限二類。顧各強國海上運輸之商業，日益重要，國際之關係亦日趨繁曠，此種分類雖始自倍根，以今觀之，無乃迂濶而不切於事情。夫強國與其鄰邦不開化或

半開化民族之小戰，固猶可見也。然此不外爲一種大規模警察軍事行動之性質耳。至於其他無論何種戰爭，因其發展及對於他國之反响，皆不能逆觀者也。若有強國焉自恃其武力而以爲可得而限制者，是誠不智矣。

反之，國際之互相關係，既日趨繁曠，若封鎖嚴密，即可多增效力。且有時國聯若依照盟約第十六條條文宣佈一國或數國爲法外之國家，因此他國遂與其斷絕一切海陸交通，則此一國或數國者無待乎勞動干戈，其勢欲不投降不可得也。

且昔人所公認目的與集中最要之二原則，至今亦已動搖，蓋昔之作者咸以消滅敵人武力爲達到戰爭目的最確當之方法，遂以爲在適合之時地集中優勢兵力即能達到成功，舍此乃無他法。今則以消滅敵人武力不外僅爲欲達到目的之手段而已，目的爲何，即獲得最利益之條約而恢復和平耳。戰爭者乃一種政治之行爲，欲達到其目的則在乎強迫敵國變更其政畧，欲強迫敵國變

更其政畧，又在乎壓服其人民之意志，使之不敢繼續抗戰。故現時以爲欲壓服敵國人民之意志，不必消滅其武力，而可用其他之方法，且若用飛機炸擊，雖敵國陸軍尙未被擊敗，亦足使其人民深受恐怖而不敢抵抗矣。此層俟至論戰爭目的再行討論，在此所以特爲提出者，更欲證明物質之變遷，不獨有關於原則應用之方法，抑且有關於原則本身之是否適用也。

不獨物質之變遷有影響於戰爭之原則已也；今日政治之變遷亦有其影響焉。不佞所引克老塞威次之原則，克氏自己乃謂爲戰畧之原則，而克氏又復述戰爭之大綱曰：「戰爭非惟一種政治之行爲，抑亦爲政治上一種真工具，卽爲一種政畧之繼續而以他種方法實施之者也。」（註九）又曰：「戰爭非他，卽一種政畧之繼續而雜以其他方法者也。」克氏之意實欲使人明瞭「戰爭原非一種獨立之事。」（註十）而克氏之門徒對此大綱又更竭力推波助瀾，以故「戰爭乃政畧之繼續」，不獨德國之人乃至全歐之人，皆奉以爲戰爭上之金科

玉律。其後竟以國家之責任乃在決定對其最有利益之戰畧，其力量須足以實行此政畧，而最終則以武力濟之，爲解釋此大綱之意義焉。一九〇九年馬耳特查耳姆 *Moltzahn* 海軍上將嘗將此意義以質朴詞氣言曰：「戰爭之目的乃強迫敵人從我所欲條件以和平也。武裝和平之目的，即積極準備戰爭，俾與我利益衝突之敵國，在我所欲條件之下，不敢破裂和平也。近世德史所紀之事，一若助克氏此種原則以張目者。蓋俾士麥 *Bismarck* 因建設德意志帝國，一八六四年對丹麥，一八六六年對奧國，一八七〇年對法國，三次皆用戰爭，而帝國成立之後，又繼以殆爲德曩昔所未有之工商業大發展。故戰爭乃政畧之繼續，其說大爲一般人所歡迎，尤其爲德人所歡迎，實無足怪也。雖至歐戰以後，德之戰爭責任審查委員會召開興登堡 *Hindenburg* 與路登多兒弗 *Ludendorff* 將軍，而二人開口卽曰：「德之參謀本部乃根據戰爭大哲學家克老塞威次氏學說，故吾等視戰爭僅爲政畧之繼續耳（註十二）。」其後武裝和平之說馬

耳特查耳姆言之更不堪焉。世界各國固不能容許任何一國或數國強盛，馴至用其意志以令其餘之國家，而歐戰亦證明各大國對於關係存亡之戰爭，雖戰勝者究竟所得不能償其所失遠甚。於是戰爭爲政畧繼續之學說至，此遂生反動。國聯盟約之緒言，謂國聯各會員皆承認盟約：『爲增進國際合作及成就國際和平安全起見，各會員須恪守盟章，不得訴諸武力。』

一九二八年巴黎公約，常稱爲克伊洛公約，其第一款云：『各締約國以其人民之名義宣言，承認以武力解決國際之爭端，洵爲不當，且對各國國交上當屏黜武力爲一種國家政畧之工具。』德國、美國、比利時、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波蘭、捷克斯拉夫 *Czechoslovakia* 對此公約皆簽字，厥後他國承認此約者亦極多。

從前神聖之公約，在與某一國家利害衝突時，往往爲其所破壞；此其事何可勝舉。是此種條約固不能保證其永遠爲人所遵守也。況國聯盟約以及一

切國際公約，無論爲單獨或聯合，皆尙未能消弭戰爭之禍，試觀今日各國猶耗糜無量數金錢以供養其海陸空軍，可了然於其故矣。雖然，若因國聯盟約及歐戰後所締立各公約，一時不能滿足熱心擁護者之希望，卽漠然置之，亦殊不可。蓋此種約章，根本已將關係國交之情形改變，遂亦將關係戰爭之情形改變矣。善夫克老塞威次氏之言曰：「戰爭之藝術，窮究其極，則成爲一種政畧，此種政畧乃用干戈而不用筆札。」（註十二）現時世界之公意，因欲使各國實踐國際之條約，吾輩一讀歐戰史，亦瞭然於蔑視世界公意之必陷入危險。今後恐無一強國，或參謀本部，敢公然謂戰爭爲政畧之繼續，如彼德人之所解釋者。故此原則在戰爭上已成死物，而戰爭仍爲一種政治之行爲則無有變焉。過去百年間，英政府中之人員，皆未嘗敢以戰爭爲其政畧之繼續，觀於每次戰爭，英俱無所準備，可概見矣。是以英亦極望與其他各國有能更平等之機會也。

由此觀之，戰爭藝術，本無有一種固定之金科玉律，且其原則亦變動不居，常須隨時勢之變遷而重加考訂。無論何人所列舉之作戰原則，皆不能謂爲一成不變。英之陣中要務令則不敢有如此之說。然自漢尼巴耳以至鮑石，其間名將，用兵方法咸有共同之點，故謂歷代以來，有一種基本經驗，永久不變，能演繹若干作戰原則，可以在一定時期應用者，亦未嘗不可耳。至於各人所臚舉原則之可否採取，則半在乎我輩視戰爭之意義，爲普通抑僅關軍事之一部份以爲斷焉。且此事亦因時代之情形而異，蓋時代情形，實與原則有重要之關係，而能變易其價值。故戰爭之原則，不可視同藥方之項目，若調合適當，便可以取勝者；必也視爲一種訓練心思使其善於應付戰爭問題之有益南針而後可耳。故凡作戰之時，對於從前所經驗之學理成法過於拘泥者，往往至於覆亡。蓋戰爭之未來事項，人類萬不能逆料確中，故「意外」實爲戰爭之定則也。凡人苟非天生將才，不論如何深思好學，終不能成爲名將。

故昔時有天生將才之人，雖未深究戰爭藝術，而能成爲名將者其例甚多。克老塞威次氏所著戰爭論三冊，至今猶爲研究戰爭藝術最要之書，克氏在於書末嘗曰：『由前以觀，若決斷之外，又必有理解之才能者則謀畧是矣。而世人不以爲然者，特誤爲此問題所震驚，或因著論者之不足採取耳。一經平心細思，卽可以信其必然；且就經驗言之，又使吾輩更不能不深信焉。近時戰爭中（註十三）往往有未受軍事教育，而超然特出成爲第一流之名將者，如貢得 Condé，瓦冷石太恩 Wallenstein，蘇哇羅弗 Suvarov……諸人，皆未嘗受任何軍事教育者也。』（註十四）誠哉言乎。吾輩今日對於其他名將可以增列其名者甚多，自拿破崙以至鮑石，名將之以深思好學增益其天才亦屬不少也。然自時勢變遷，戰爭情形更趨複雜，自克老塞威次氏之後，其複雜益甚，故欲從事決斷，尤必須有學問；而從前之經驗，亦因時勢變易而亦應加以修正焉。是以各強國對於戰爭之研究，皆加以鼓勵，而編成系統。故今日若無相

當研究，及適宜訓練，欲望成爲一精明之參謀官，實不可得；且縱有極大之天才，亦不易成爲名將也。夫臨機應變之果斷才幹，在平時一方可從演習而得，蓋實地閱歷之功也；一方可從學問而來，蓋參酌古今之效也。韋石謂凡爲此種研究，必成客觀。蓋戰爭抽象之研究，一經明瞭大綱以後，卽覺其無甚重要也。今英之地理政治，實爲世界之所稀有，故戰爭客觀之研究，其問題在英與在他國，固大有不同焉。昔時英人對此，似不注意，斷然獨以歐陸作者之理論學說爲可採取，殊不知若輩不惟受時代之影響，抑且受其國家之情形所影響也。克老塞威次，韋石，所以教我人者良多，顧克氏所注意者，僅在歐陸之戰爭；而韋氏立論，又重在法之東邊。二氏皆未言及海戰也。歐戰時每見聯軍中最有智識之人，亦往往不知海戰之事，且不明英所有之制海權。夫英之軍事問題實皆與各國不同，故不佞以下各章討論，在英國陣中要務令所舉作戰原則，卽以英國立論，且推而及於與英國政治地理之關係焉。在

陣中要務令此種原則皆爲純軍事之應用，然戰爭乃因國家之利害而起，不可視爲任何一部份之事，尤不可僅視爲海陸軍之事而已；務宜以全國之國力赴之而後可。故不佞以爲必更擴大其原則應用之範圍焉。今對大問題所見若不錯悞，則小問題自易言矣。

註一：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七節第二項。

註二：克老塞威次戰爭論，克氏上德國皇太子軍事大綱第三條第一節。

註三：察氣耳 Churchill 世界危機 The World Crisis,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二百

二十六頁。

註四：施石引用若米尼 Jomini 語，戰爭原則，第三頁。

註五：亨答孫，戰爭之科學研究第四十二頁，

註六：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七十六節。

註七：克老塞威次，戰爭論，第九編第十四章。

註八：施石作戰原則第五十一頁。

註九：戰爭論，第一編第一章第二十四頁。

註十：同書第八編第六章。

註十一：也訥道門特 *Endowment*，德國關係歐戰公文第二冊第八百六十二頁。

註十二：戰爭論第八編第六章。

註十三：一八一四年之戰。

註十四：戰爭論，軍事大綱第四條。

第三章 戰略

戰略之要素——黑姆利論戰略之要素——英國重在海上，戰略之眼光須大——空軍與戰略之關係——論空軍之主張——空軍對小戰爭之影響——對時地之影響——空襲對敵人交通綫之影響——海陸軍之戰略不能分開——戰略上政治之要素——戰略即應用國力之技術——依此界說以發展指揮作戰之高級組織——三參謀長所組成之副委員會——戰爭與人材之關係——戰爭技術變動不居——拿破崙至歐戰時戰略變遷諸例証。

戰爭大綱之應用，在乎戰畧戰術二者：凡在與敵接觸以前，一切調兵之事，屬於戰畧；在與敵接觸以後，一切用兵之法，則屬於戰術。不佞所欲言者惟戰畧而已。夫一切調兵依照戰爭大綱以至與敵接觸時爲止，其事所關者大抵有三要素：即1.我軍根據地暨交通綫；2.敵我兩軍形勢關係；3.時地情況是。

戰時從根據地輸送糧食軍需品，端賴交通綫。故交通綫者，一軍命脉之所繫也，而一切戰畧上之調動，亦皆受其影響焉。有時兩軍接觸，俱能直接充分掩護其交通綫。於是兩方惟有相對激戰，此種戰法乃屬於最簡單，最殘酷而無技術者。或甲軍欲延伸以掩護其交通綫，而乙軍不獨能掩護其交通綫，且又能集中，則甲軍必陷于被擊的不利。蓋乙軍可窺出其弱點，而將其正面或各部逐一擊破，甚或將其全部迫離交通綫故也。有時甲軍對其交通綫作斜行或平行之陣形，而乙軍掩護其交通綫更爲直接。且有時甲方一軍或數軍

由一廣濶根據地或數根據地集中以抵抗乙軍，而乙軍之根據地與交通綫亦按對於甲方者在中央加以佈置。如此從甲方言之，其作戰爲外綫；從乙方言之則爲內綫。要之，戰畧運動之目的，在攻破敵軍正面，或包圍敵軍翼側，若兵力雄厚時，且可將敵軍兩翼盡行包圍。前者謂之侵入，後者謂之包圍。總之，其目的均爲調動軍隊至於戰場，應用戰術企圖一戰而可以決勝負焉。

黑姆利在其作戰動作 *Operations of war* 中於各種運動聯合變化之法，論之綦詳；且從戰史上援引例証極多。其論普通戰畧曰：「戰畧之目的，在調動軍隊，使其與敵接戰時佔有優勝之勢。若兩軍前進至接觸時，皆能掩護其交通綫，準備集中以作戰，如是則戰畧僅在使兩軍相對各用勇力技術以決勝負，外此實無所裨益也。若兩軍之調動，有一能佔優勢以要敵軍於不利地方作戰，或使其恐犧牲太多，不得不退；如此，則與僅恃戰鬥之能力者乃有異矣。」

黑氏將各種戰畧運動之目的概括如下：

『第一、逼攻敵人與其根據地來往交通線。』

『第二、破壞敵人各部來往之交通線，俾其不能聯絡，而無一致之行動。』

『第三、集中優勢兵力在於特別地點。』

黑氏又謂爲將帥者無論採用何種運動方法，常須維持與其根據地往來之交通線。（註一）

以上所言，洵爲戰畧論者根本共同之點，由是可見交通線對於戰畧影响之大爲何如也。前嘗言之，英國情況固世界所稀有。英人乃爲舉世惟一島國人民，而殖民地徧於地球各處。英人陸戰惟當敵人在沿岸登陸寇犯時以擊退之，乃無須運兵渡海，然此因英海軍威鎮領海，今殆爲必無之事；又在印度，其政府所養兵力，足以應付緩急，外此則難言矣。且自十九世紀中葉工業

革命之後，英須從海外運入大幫糧食以養國內人民，又須運入大幫原料以供工業需用。故制海權不獨爲運兵與供給兵士之需用所恃，而尤爲本國根據地之安全所賴。凡此事實，昭然在人耳目，惟就不佞所知，從來未見有人將此事實明晰演繹，使成原則者，是爲可惜耳！夫戰畧不僅與陸地之調兵及陸地交通之安全有關係已也。蓋英人萬不能離開海上運兵及海上交通之安全以談戰畧，縱使有時戰爭，海上運兵及交通皆極安全，而無待顧慮，有如南非之戰者，然制海權對於陸地之戰畧，亦大有影響。蓋南非之戰，英將好望角殖民地 Cape Colony 及那塔耳 Natal 各海口作爲根據地，可以在兩處隨意來往調兵，故佔優勢之時甚多，此讀英戰史者所共知也。吾輩與吾輩祖先向皆習聞英之軍力有海陸之混合性，惟不佞則謂將來後人必批評吾輩在歐戰時，不能善用此海陸混合之軍力。其實吾輩乃先自變爲陸地之軍力，而後始思爲海陸混合之軍力耳。蓋其主因在於歐陸之軍事家素對海軍力絕少留意，英人受其影響

，遂以海陸軍戰畧分成二門，且除作戰時必須夾攻外，皆以海陸軍兩者爲不可聯合焉。

自有第三種戰鬥力空軍發生之後，談戰畧者愈不能專限於陸地之調兵。英國航空隊，海陸軍皆需要之，而航空隊之能力，則無待於兩者之輔助而可獨立作戰。夫陸軍之作戰，不仰助於海軍者尙屬少數，其不須空軍之合作者，則恐絕無矣。或居今日而談陸地調兵，未有不計及於空軍之勢力者也。

然空軍乃新興之勢力，其發展又迅速異常，故凡論空軍對戰畧之影響者，皆爲臆測之詞，蓋往事可爲未來之借鑑者甚少也。若欲使此種臆測有實用之價值，必須僅就目前或最近將來所有之情況以討論之；又必須時時參照新發展新經驗以修正之。彼深信空軍者流，對於空軍之能力，自必勇於臆測，蓋無責任之束縛也。若夫負責之當局，則不能聽信無實驗之臆測，而爲所指使耳。若輩不獨謂空軍能解決文明國之戰爭，且謂飛機能於海上驅逐戰艦，

而戰場之軍，其交通線若受空襲，勢亦不能維持。此種臆測今祇能謂其尙未證實，然飛機猶在幼稚之時期，每年進步之速率，大足令人驚異，自非愚蒙之人，未有敢斷其不能實現者也。其言飛機能解決大戰爭者，此問題今且姑置勿談，俟下章再及之，惟空軍乃新興之勢力，其與戰畧關係，實有討論之必要焉。昔水雷初發明時，卽有能毀壞戰艦之說，及潛艇成爲海戰利器時，亦有此說，今飛機亦然，不過爲前二者最近之進步耳。夫飛機縱能在短射程乘敵人不備以襲擊，若指揮射擊無有精良之機械，則空中射擊術，卽炸彈與水雷之瞄準，其精確程度，非至比目前更大加進步，欲望能爲海軍射擊術之所不能爲者難矣。且假定不得已而至用毒氣，所謂飛機對於海上行動戰艦放射濃厚毒氣，可以迷殺水兵，此說雖有科學家助之張目，然亦爲不可能之事。故各強國今仍以戰艦爲海軍主要之軍備，而在最近之將來，料亦必無變易也。

夫飛機能於海上驅逐戰艦之說，在今日未免過於張大其詞，惟其攻擊無武裝船舶之力量，則在海軍戰畧上不能不重視；且從前雖無切實經驗可以借鑑，但飛機攻擊海峽或近岸航綫之商船，其力量必不小，而增加吾輩維持海上交通之困難亦甚大。歐戰時吾輩已令商船武裝以防禦敵艦與潛艇之襲擊；將來戰爭時，又必使其更設防空之準備矣。

至於飛機能毀壞軍隊交通綫之說，則有昔時經驗可以參攷。惟欲毀壞在文明國作戰軍隊之交通綫，此舉殊爲困難。昔時每用大隊騎兵以襲擊敵軍交通綫。美洲南北戰爭時常用此法，敵軍往往受損害甚大，士氣亦爲所挫。但所毀損者恆即時修復之。故此種襲擊若非適在能延悞敵方調兵至戰陣時，其效亦甚微。蓋此種襲擊，不過爲作戰計劃之一部分耳。然若用此同樣兵力在戰陣與其他兵力直接合作時，是否可收更大效力，尙有疑問焉。

一九一四年八月，聯軍從邊境撤退時，英法兩軍毀壞道路、鐵道、橋樑

甚多，顧其所能阻延德軍前進之效力甚小。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德軍撤退時，在後面路上及鐵道埋下地雷與導火管甚多，以致敵軍損害絕大。此舉雖足以阻延聯軍，竟至全軍停止前進，但亦不能妨碍聯軍之供給。何況飛機飛行極速，欲望比昔時以人力在地上用心工作者所破壞之效力更大，詎可得耶？

若夫用飛機以攻擊海陸軍之根據地，其事更爲重大。蓋海陸軍根據地目標較大，故就根據地安全之重要言之，常必謹爲防護。然按目前之情況而論，乃謂此種攻擊遂足解決戰爭，亦未必可以確信。假令英再有大戰爭發生，所遣發之軍佈置甚廣，則當如前次戰爭，所須海口根據地必多，而英之制海權足以自由選擇根據地，必要時亦可以使之遷移。一九一四年八月德軍侵入比境以威脅英軍與英海峽諸海口交通之安全，英軍遂徙其根據地至大西洋聖那諾勒 St. Nazaire。其後英軍佈置益廣，乃以登給兒格 Dunker 曼素 Calais，

布羅額 Boulogne，泐·阿微勒 Le Havre，魯翁 Rouen 爲根據地。假令德軍飛機襲擊登給兒格、憂累、布羅額三處，使之不可爲根據地，則英軍倘能在舍兒堡 Cherbourg，聖馬羅 St. Malo 再設根據地亦不致大受窘迫。故英若有相當之空軍，且防守得宜，敵軍即欲襲擊其根據地，而使之不能維持戰場之軍隊，恐不可能也。若戰爭時英所調之兵不甚多，所有根據地亦不祇一處，則敵人之空軍欲有雄厚力量足以襲破其根據地，更不可能矣。

至於海軍之根據地乃不可遷移，海軍造船廠全套機器複雜，一經安置，難以輕動；以故防守事宜，較諸陸軍根據地尤爲重要。敵機襲擊此種地方，其禍雖烈，然謂其即能解決戰爭亦惟臆斷而已。蓋欲永久毀壞海軍造船廠或根據地殊不容易。且此種地方尤非飛機所易炸擊之目標。歐戰末期德人以白侶日 Bruges 爲俄斯冬 Ostend，諾白侶日 Zebruegge 潛艇根據地。白侶日距德軍陣地後面雖不甚遠，惟飛機屢次襲擊皆不能破之，其後乃用海軍協助飛

機，以封鎖俄斯冬與諾白侶日。

是故以空軍之勢力爲能改易戰畧原則，而可以根本變更戰爭之情況者，猶未有充分之理由。然空軍之勢力對於戰畧時地二要素，固極有影響焉。就英國言之，空軍所有最大效力，卽其能迅速對付未開化與半開化之敵人。昔時在陸軍兵力不易到達地方，每有叛亂劫掠事故發生，我輩輒感困難異常。蓋欲組織戰區運輸與交通，勢必耽延時日，以是敵人氣炎益張，兵力亦益增厚。惟空襲之舉，幾於隨時卽可施行，其精神與物質力量，除山地叢林外，皆足以解決小戰問題，此種小戰在微陀里阿 Victoria 時代爲特多焉。

大抵空軍因擴充搜索範圍與速率，利便交通，以及妨害敵軍交通，對於時地兩要素皆有所影響，飛機偵察力量之大，較騎兵在最盛時代之力量，誠不可同日而語。且飛機又恢復戰爭時戰畧上搜索任務，此卽敵軍尙在遠處，卽能偵悉其前進之方向也。此種任務騎兵因速射兵器發達，至近時遂不能不

大行放棄。然飛機偵察之能力乃繫乎天時，天時發霧，即不能有所見。而敵人若利用黑夜或有掩蔽地方以藏匿其軍隊，飛機亦不能獲得消息。故用飛機搜索以外，其他之方法猶不能廢也。

且飛機對聯絡分遣各處軍隊戰畧上重要之問題，亦至有關係。蓋飛機可使各軍司令官或參謀迅速互相晤面。一八一五年滑鐵盧 Waterloo 之役，向使利倪 Tigny 戰後，威靈吞 Wellington 或其屬員，能乘飛機於六月十六夜至美畧勒 Meloreux，或十七夜至哇微勒 Wavre 與白呂歇兒 Blücher 會晤，則十八晨威氏當不至如彼之大焦灼矣。

復次，飛機之力量又能爲黑姆利所謂陸軍戰畧上一種主要之目的，即毀壞敵軍各部交通綫，使其不能聯絡而無一致之行動是也。惟前嘗言之，此種襲擊因其效力僅爲暫時，必須適合時機爲總計劃之一部分而後可。其最有效之法，即爲毀壞敵軍大本營電綫、電話、無線電等項設備，以斷絕其與各處

軍隊之交通。此種襲擊效力最著者，莫如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英機襲炸培累斯太英 Palestine 桑德兒 Sander 司令部。是役與襲炸土軍陣綫者同時，使土軍大本營在危急時不能指揮，故土軍之敗，此役關係甚重。其他空襲之用處極多；如阻延敵方分遣之軍以至戰場；或破壞敵軍調動之聯絡；陸軍在陣上戰勝，若再以飛機追擊，其力量可使敵方至於一敗塗地，因而迅速獲得戰爭之目的。此亦不佞前所嘗言者也。

是故我輩不能謂戰畧獨與陸軍有關；亦不能謂海空二軍戰畧與陸軍戰畧分立而莫相聯系。蓋戰畧普通所定界說，其義太狹，必須更有含義較廣之界說。且若謂戰畧乃戰爭用兵之最妙藝術，而以其僅爲海陸空三要素所組成者，亦爲未足。戰爭屬於社會活動之範圍，爲一種政治之行爲，故政策實爲國力發展及施用非常重要之元素。政策與戰畧區分甚難，二者範圍常相重疊，有時且相符合。夫人力物料之分配，以及財政外交數者皆在政策範圍之內，

成爲國家力量之要素。陣中要務令對此有云：「一國須要保護其重要之利益。因此必令他國唯命是聽。於是欲求達此種目的，乃用其所有一切或一部分勸誘之方法。所謂勸誘方法者，即指外交與財政商業上制裁之經濟力量，而其最後之手段，則用海陸空武力三者之一。武力不過僅爲所用數種方法之一而已；故一國當危急存亡之際，欲達其制服敵人意志之目的，勢必將一切勸誘方法同時聯合而盡用之。」（註二）

是故不佞謂戰畧欲與以廣大之眼光指揮戰爭相合，必須重立界說。爲一種應用國力以達戰爭目的之藝術。如此立說，則普通戰畧，即包括政、海、陸、空四者之戰畧，海陸空軍雖各有專門技術與應用原則不同之方法，而海陸空三類之戰畧。則皆受相同之原則所支配。

此種戰畧觀察點大概符合於歐戰以來所有之新思潮，此可從英準備戰爭，與指揮戰爭，高級組織各種之改革見之也。

歐戰發生十年以前，英內閣對於準備戰爭之計劃，乃由國防委員會所訓示，內閣總理則爲該會會長。『該會各方面所努力工作頗多，一九〇九年設立各法以抵制偵探與妨業（工人對於廠中機件製品等故意毀損）組織，一九一一年修正公務秘密法，俾政府有更大權力。一九〇九年陸軍法亦增訂於緊急時政府有指定軍隊宿營之權。至於戰事發生時必須立刻措置之重要步驟，亦一一詳加研究，而各部以及各長官之任務亦詳細分配，俾無耽延與紊亂之弊。總之，英國戰時對於陸軍部可任意處理之軍事資源，從來未嘗有如此先行籌備者。然國防委員會不過僅爲顧問之機關，並無行政實施之職權』。（註三）其實國防委員會關於歐戰所努力籌備之工作雖重要，但至戰事發生時，政府之指揮作戰，亦復幾等於無組織。○從前有一慣例，印度部，殖民地部，外交部可以在印度，殖民地，保護領土各自應付小戰，必要時得請陸軍部指示及援助，此種事早應廢除，乃猶聽其存在。若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之役

是矣。此役戰事發生，將及一年，始請參謀本部指示方畧；又至一九一六年春，殆不可收拾矣，始將指揮職權移歸該部。』(註四)其他缺乏統一指揮之例，可從指揮歐戰事蹟舉示者甚多，遂因此次兵力之損失，指揮之乖方，以致引起國防委員會重要之改革，一九二四年乃設一副委員會，海軍部長，參謀部長，航空部長爲該會委員。其職權卽在指示國防全體方針，而『三部長彷彿成爲軍事審查會 War Staffs Commission 之副會長焉。』(註五)夫審查會之副會長既爲海陸空三領袖人物，則戰畧之必合海陸空三方面以研究者，其意義固顯而易見矣。

陸軍戰畧技術與方法，黑姆利論之甚詳。然吾輩無論讀黑氏或其他戰畧作者之書，須知軍中戰將之人，皆嘗飽經驚恐，饑渴困頓。有領袖之才能者可以振起雄心，遺忘一切，克服一切，而成就其非常之勳業。無領袖之才能者必遭挫折，雖庸常之務，亦不能成功焉。

研究戰爭者，若以爲一種擴大之棋賽則誤矣，而研究戰畧者，若以爲一種理論之體系，如幾何學之可用圖表解釋亦誤矣。蓋時地二者乃戰爭藝術所恃以應用者也。世界進化，二者之情況日新月異，於是乎戰爭之藝術不能不變。此所以在拿破崙時代成功之方法，至今乃完全不能適用也。故欲學拿破崙或古之任何名將，第一必先問：『何者爲其目的？』其次應問：『何者爲其方法，且應用於何種情況之下？』再次應問：『如何施用此種方法？』最後又應問：『在今日之情況，當用何種方法？』拿破崙行軍有一妙訣，即多方迷誤敵人，使之不知其意所在，因而不能集中兵力。然後拿破崙乃自迅速集中兵力，衝入敵軍陣綫，將其各個逐一擊破。此法之成功，即在敵軍未有其他兵力至戰場足以影響戰事之前，而先將其一部分擊敗。惟滑鐵盧之役，因威靈吞戰術過人，且英軍奮勇死守，拿破崙於白呂歇兒所帥普軍未至其翼部之前，不能擊破英軍，故其法遂告失敗。況時至今日，不獨有飛機與各種電報，能使一軍各部

分之交通極爲迅速；運輸之法進步，可使各部分迅速集中。抑且小部分之軍隊爲大軍所攻擊時，其抵抗之力量亦大增加。因此種種，則拿氏之法，在今日爲不可恃矣。

拿氏滑鐵盧之役，開始即使威靈吞遲誤不能集中兵力，而於六月十六日以七萬五千人擊白呂歇兒，時白呂歇兒駐兵利倪，軍力亦頗相埒。是日下午二三時間拿氏卽進擊普軍，至薄暮而普軍潰敗。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德第三第九兩軍團約八萬人，在櫟(城)進攻，櫟(城)距利倪戰場不過數英里，英軍第二軍團其數約三萬六千人。是日晨九、十時間，德軍開始進擊，比暮惟將英軍前部逐退至其本陣而已。

由此可見兵器改良，抵抗力量因而增加，遂使時間與戰畧皆受影響。若兩軍對陣，甲軍有坦克車而乙軍無之，則甲軍鋒銳難當，必有拿破崙當日利倪之勢。於斯時也，拿氏行軍之法又適用矣。凡此種種變遷，時時必須注意

並加以研究焉。夫科學進步對於戰爭所發明者，固不能使戰爭大綱所憑恃之原理受影響，惟應用此項大綱之方法則往往不能不變耳。

是故戰畧：第一必以爲一種應用國家全體力量以對付戰爭之藝術；第二因戰爭與人類之關係較兵器尤重，兵器縱多，而使用猶賴乎人，必以爲一種精神與心理作用影響最大之藝術；第三因應用方法往往變易，必以爲一種變動不居而非靜止之藝術。

〔註一〕黑姆利軍事作戰一九〇七年版，第六十五頁及以下諸頁。

〔註二〕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二條。

〔註三〕參照陸軍作戰 Military Operations，一九一四年法國及比利時，第十三頁。大半因有
此種處置，故壕（城）戰前德人不知英遠征隊之調動。

〔註四〕囉伯孫 Robertson 軍事家與政治家 Soldiers and States men 第一冊第一百七十一頁。

〔註五〕一九一四年修正命令，第八編（C）項，第二二零二十九條。

〔註六〕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英第一軍團及騎兵師與德第四軍團僅小接觸而已。

第四章 戰爭之目的

如何獲得戰爭之目的——戰鬥是否爲決定勝敗之行爲——毒氣襲擊對普通人民之影響——飛機轟炸市鎮之影響——倫敦之問題——戰爭目的不能以一類軍力獲得——政治目的——政治目的的影響，軍事目的例證——政海陸空戰畧實施及準備上聯合之重要——一九一四年英國忽視此事之結果——每次應有一主要之目的——打登內耳斯一役之發展——有二種主要目的之結果——附屬目的與主要目的之關係——以美索不達米亞一役爲例證——英國戰爭時易陷於分散之虞——英國海陸軍聯合時兵力即最有力量——結論。

戰爭最後之目的，即在以滿意之條件恢復和平，此無待辯論者也。而目的之獲得，即在於壓服敵人意志，俾不敢繼續抗戰，此亦無庸疑惑者也。前章不佞嘗言，戰事發生，壓服敵人意志之法，惟在擊破其武力。此說從來未有異議，至於近時乃有謂飛機之力量，可以威嚇敵國普通人民，雖其武力未

受擊破，亦能將其意志壓服。

陣中要務令有曰：「戰鬥爲決定勝敗之行爲。」（註二）此語之是否確當，須研究明白，而後始可討論原則。蓋原則者所以使戰鬥最有力者也。假令以飛機轟炸敵人市鎮，且用毒氣灌注之，而可迅速獲得戰爭之目的，則無須討論軍事之原則。蓋此種原則，充其量不過能與以一種獲得目的時間較久耗費較多之方法耳。

今姑勿論毒氣較槍砲彈是否爲殺人更兇狠之物。但進攻地方，放射毒氣較之放射槍砲彈更不易節制，而毒氣從飛機放射時尤不易節制。以故毒氣戰增加普通人民之危險甚大，而故意欲使婦孺直接蒙受戰爭之危險，此種觀念實爲有識之士之所深惡痛絕。於是列強中有數國（英亦爲其一），乃相率立約「於戰時不准施用毒氣」。此種條約猶如從前之條約，必有違犯之者。且交戰國中如有一國向無簽字者，亦不受此約之束縛；故以謹慎言，我輩對各方面

仍須有毒氣戰之準備。然就經驗而論，破壞國際神聖之條約，關係非輕，冒險殊大。無論如何，英政府斷不至於假手毒氣威嚇敵國普通人民，而壓服其意志不敢抗戰，是以我輩不能恃用毒氣以獲得戰爭之目的也。

其次，討論以飛機轟炸敵方市鎮。歐戰時倫敦及其他都市受飛機襲炸者甚多；且自一九一八年以來，飛機用以作此種襲炸之力量，繼續猛進而未有窮極。然欲以襲炸普通人民爲達到戰爭目的之手段，其事猶恐不能、况採用此種戰法危險亦殊大。蓋此種襲炸，如不能迅速奏效，則受者必思報復，而將以其道反施諸攻者之人民矣。是故苟非用此法不能有立刻結束戰事之希望，或他法告窮，行將失敗，不得不用以爲最後孤注之一擲，則以勿用爲善。顧此兩種危險，皆可以相當防衛禦之。大抵鐵道車站及換車車站、武庫、供給集中，以及其他軍事重要地方必爲空襲之目標，且此項地方附近之居民亦有極大危險。惟此種襲擊，較之以普通人民爲主要目標者，其性質與影響則

不可同日而語矣。

英國作家多以爲空軍力量有能以單獨獲得戰爭之目的者，此似乎未嘗深明倫敦防空之問題也。倫敦爲濱大河距海岸不遠之繁盛都市，乃飛機轟炸最易之目標，故防空問題極難。然亦非絕對不能應付也，縱使敵機目的在襲炸人民，猶不至於如一般人之認爲無法可以解救。蓋我之能力固可使敵機每次襲炸損失極大，因而不能數數來襲，迫我投降。且爲謹慎計，我既必須有毒氣戰之準備，亦必須有此種防空之準備也。夫英空防問題不過爲一種與幾百年前所遇不同之問題而已。自本國不思種植人民所需糧食之後，若海軍一旦爲敵人大敗，則將有束手待斃之虞。英之敵人不必要擊敗英之陸軍，而可獲得戰爭之目的。於是乎乃有雄厚之海軍，藉資防患而得其保護焉。故空防之問題亦應如此，縱不能如海上握霸權以握空中霸權，避免空襲，庶幾亦可使敵機不太猖獗，萬一敵且以襲炸人民爲目標，亦不至於受城下之盟。

卽舍事理而研究今日之大勢，亦可見飛機單獨欲獲得戰爭之目的，其希望實甚小也。

今日世界強國，能以飛機用毒氣或炸彈襲擊倫敦者，惟法國耳，然法非英最可慮之仇敵也。若他國與英發生戰事，必不能以飛機襲炸倫敦或英三島之其他地方。然倫敦之地位固自不同，不佞前嘗言之矣。今除倫敦以外，環觀世界各國國都，欲以飛機襲炸威嚇其人民，其勢亦似有所不能。試觀曩者法國曾於六十年中受迫兩次，而至兩次遷都，是時巴黎爲敵軍圍攻砲擊，然法人之鬥志未嘗以此而稍沮也。南非之戰英佔領特蘭斯哇耳 Transvaal 與俄龍赤自由邦 Orange River Free State 各城鎮，然南非之荷蘭種人未嘗因此而投降。縱當時能以飛機之轟炸而驅其居民出於各城鎮，其結果恐亦未必有異也。是故當乎國家存亡之決戰，必不能以一類軍力而獲得其目的。『一國欲獲得其目的必須同時聯合一切兵力以作戰。』（註二）然則欲同時聯合兵力以

作戰，當如何而後可？若最後目的在於壓服敵之鬥志，則戰時必須有數種附屬目的以助成此最後之目的。於是乎有政治與海陸空各軍之目的。此四目的者必須聯合，盡力集中而不可令其各自爲政。英國兵力性質複雜，故此事較他國尤爲重要。

戰爭既爲一種政治之行爲，故政治之目的應支配戰爭其他之目的。政治之目的，或爲征服敵人，或使敵人乞和願受城下之盟，或在牽動其他列強加入同盟，或使敵人放棄其所以爲戰之目的。各種目的不同，故欲獲得之，所需之兵力與用兵之法亦遂有異。欲獲得第一種目的，所用兵力較敵軍必須極多，乃能佔領其國土或最重要之中心地方。惟欲求達第四種目的，則雖兵力不及於敵軍亦可。如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南非之戰，南非荷蘭種人斷不敢有擊敗英國武力之希望，然總統克魯革 Kruger 氏意在延長其抵抗力量，使英人感於欲併吞荷蘭種人民主國，繼續以戰，兵力財源損耗必至極多，甚或

引起他國之同情出而干涉。其後荷蘭種人堅持之力竟出一概英人意料之外，幾於不虛其所望焉。而英人亦惟有將特蘭斯哇耳與俄龍赤自由邦全行佔領之後，始能達其目的。至所用兵力之多，較之荷蘭種人者相去遠甚矣。

拿破崙時代之戰爭，英陸軍較諸法蘭西帝國所有者不啻天淵之別，惟英海軍則有能使英人至西班牙、葡萄牙海岸之力量。於是英遂以援助二國叛法爲其政治之目的，此即造成所謂西班牙之潰爛，拿氏實爲所窘。此舉對於戰事之影響，較諸英軍聯合各同盟國之軍以逐鹿於中歐者，其力尤大。若就拿氏時期戰爭之全體而論，則英軍此次半島之作戰可謂善於用其偏師，蓋拿氏因此不得不從大軍分兵以救援，而所分之兵，較諸同盟國所分之兵更多也。此亦爲善於選擇政治目的以少數兵力而收大效之絕好例證也。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克萊米阿之戰 Crimean War，英之政治目的，乃在制止俄之侵土，藉遏俄海軍在黑海之發展。英法至克萊米阿之遠征隊

，兵力遠不及俄之陸軍，但英海軍之力固足以使其任意選擇戰場，乃於克萊米阿以海陸夾攻，使俄軍所處之地交通綫遠而不便，僅能供給少數之兵力而已。克萊米阿之戰，英所深刻不忘者，因其軍事組織不善，缺乏作戰準備，一一暴露無遺，以致戰事曠日持久，枉耗兵力甚多。然此役政治與海陸二軍各項目之互有聯絡，則一極好之例證也。當時英之錯誤，乃在不明其陸軍兵力之充足耳。

政治目的支配軍事目的之最好例證，莫如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國南北戰爭。此時北部聯邦諸州之政治目的，乃在阻止南部聯邦同盟諸州之脫離；而南部聯邦同盟諸州之政治目的，乃在於爭取獨立。兵力財源二者北部較南部固大優越，而南部亦未嘗敢作征服北部之夢想。南部總統戴微斯 Davis氏之目的與克魯革極相同，即堅忍抵抗使北部知欲強迫南部之聯合，徒勞民傷財而無益，或引起他國對於南部之同情出而加以干涉。南部名將利 Lee氏

以爲欲達到此種目的之一或二者，最善莫如將戰事移至北部，在其地以擊敗之。故其戰畧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三年夏皆採取攻勢。逮一八六三年七月給提斯八兒 Gettysburg 一役敗後，乃變攻爲守，而他國干涉之事遂因此而成絕望。自此以後，至於戰事結束，利氏之戰畧俱採守勢，其意欲使北部心勞力疲耳。而北部又如英之於南非之戰，惟有將南部之軍全數擊敗，佔領南部一大部份地方，始能達到其政治目的焉。

以上所舉諸例，實足以證明一般戰畧論中所見大約如下『政畧與戰畧須相提携！』（古語之意義）易言之，即政治目的如能任意選擇時，須擇一種可以善用國家力量而達到之。故政府之籌備作戰計劃也，必與其海陸空各軍之軍事家會商焉。設使英將來再遇有大戰事，亦必如昔時爲聯盟之一份子。英之軍力固與其他一般列強不同，而與一切大陸國亦各有異，若欲在聯盟中盡其所應盡之義務，最要必須先使人明瞭英國兵力之性質，且對於聯軍籌備作

戰計劃，亦須有相當之發言權。

不幸一九一四年之事不能如此。國防委員會爲聯絡政畧與戰畧之機關，在歐戰以前時，祇有數次斷續會議，而未有若今日之固定組織也。一九〇四年英政府議決與法訂立協約，二年後乃令英參謀本部與法參謀本部開談話會，目的在接洽德人侵犯時，英法二國之軍如何合作。協約明言此項談話會完全非正式，兩國政府皆不受任何義務。以後八年中此項軍事談話會，仍然繼續不輟，卒成使英遠征隊置於法軍陣綫左翼之詳細計劃。此種準備耗費心力頗大，而施行乃無絲毫之障礙。作戰計劃籌備既竣，戰事爆發之後，英政府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召集一軍事參議會，討論戰爭之政治目的及裁可作戰之計劃。於是始感不能深悉法軍之計劃，且欲變更英軍之計劃又已太遲。首相宣佈戰爭之政治目的爲維持國際條約神聖及擁護小國權利。吉青納以政府名義宣稱陸軍目的，即與法國陸軍合作，共驅德人出於法比之境。至於海軍目的

，則政府未有確定。海軍部所籌備之計劃則在於所謂作戰一覽表，表中分配各艦隊之任務，此項任務可概括之爲：保護英國海上交通商業；妨害敵人交通與商業；保護英國三島無爲敵所侵犯；引致敵人海上戰艦以作戰。海軍部又與陸軍部籌商運送遠征隊至法並保護其海上交通各種計劃，且與法海軍在英海峽地中海兩處合作之事亦嘗議妥。然對於政治，海陸軍三者之目的，則一無聯絡。蓋在討論政略之前，陸軍計劃已先決定，莫可如何，乃不得不信任法軍計劃，與之合作而聽其指揮焉。且海軍與陸軍亦無聯絡，其實在英法兩方開談話會討論時期，海軍部一面所籌備之計劃，完全不同。以故英海軍所有戰績，法人視爲不甚重要，而似有以英在法陸軍之多寡估量其援助價值之意。英軍之戰略，實爲法軍之戰略所支配，故英之指揮作戰，不能盡用其所有之力量者甚久。

夫釁端未起之前，英政府固不能無端與德開戰也。然向使不僅籌備一陸

軍之計劃，而能籌備一聯合之計劃，則當時初次與法人之援助必更有效，而英指揮作戰之力量，亦必更大。孰料戰事甫起，英之陸軍計劃，即使英陷於窘急之地。故未經一彈，未發一彈，不獨其軍撤退甚遠，困頓難堪，且不能預備放棄交通綫與根據地矣。囉伯孫 Robertson，當時爲遠征軍，有曰：『遠征軍之未發一彈，因敵軍有包圍左翼之勢，交通綫甚爲可慮，余爲該軍長不得不籌及放棄勃·阿微勒 (Le Hevre)，布羅額 (Boulogne)，根據地而移設於更南之地方。八月二十二日，即檬(城)之戰前一日，余乃召交通總監囉白 Robb 少將至勃·曼塚 (Le-Cateau) 大本營，再與之密商焉。』(註11) 五日後總司令遂令放棄英海峽海岸根據地，而於大西洋海岸聖·那諾勒 (St-Nazaire) 另設一新根據地。檬(城)戰後，德軍若佔據英海峽諸海口，則其對英海軍計劃之關係又不得不慮之。『檬(城)戰後，傑利可 Jellicoe 上校據報形勢嚴重，並謂德軍如佔領曼累 (Calais) 與附近一帶法海岸，即攻至多微厄 Dover 海峽隘處，

必須爲大艦隊籌一新位置。蓋陸軍一失敗，海軍亦恐不足以應付危急矣。』
（註四）然後放棄交通綫與德軍佔領憂累，此二事英於籌備作戰計劃時，固未嘗有慮及也。由此可知英之欲與盟約國籌備計劃，必須使人明瞭其特殊之需要與其軍力之特性。且籌備陸軍計劃而不與其他計劃聯絡，尤爲失計也。

曩者英國未有此項籌備計劃之正式機關，以致一九一四年陷入於困難之狀態者甚久。自一九一四年末，兩方從北海海岸至瑞士開掘戰壕固守後，英欲獲得陸軍之目的，即將德軍驅出法比境外，其事實爲不易矣。於是乃思其他種種計劃以獲得政治之目的，其後一九一五年二月英政府遂議決用兵於打登內耳斯 Dardanelles 以攻克君士但丁堡爲目的。此舉乃將英海軍用於戰爭之目的者更爲直接。打登內耳斯之役，開始一切錯悞，不佞於此不欲盡行討論，俟後面舉出數端，以爲應用戰爭大綱之例證。英因海軍迫攻打登內耳斯失敗，遂不得不大舉調動陸軍，此人所共知者。故一九一五年英同時乃有兩種陸軍

之目的：其一即將德軍驅出法比境外；其二即將土軍驅出曼利坡利 Gallipoli半島，俾海軍得進攻君士但丁堡也 Constantinople。

夫以昔日戰爭之經驗觀之，一時惟應有一種陸軍主要目的。設有附屬目的，必爲直接獲得主要目的之輔助，且必須有力量可以應付主要與附屬兩項之目的。然此非謂最初所擇定之陸軍目的必須自始至終以維持之也。實則亦應變更之以適應時勢，如利氏美國南北戰爭時之變易其目的是矣。然又非謂一時欲圖獲得一種目的以上者，皆爲錯誤也。

顧打登內耳斯一役背面之意思則甚善。蓋與英海陸軍有聯合作戰之機會；若戰而勝，其利益殊大，土耳其勢必議和，一蹶不能再振，巴爾幹 Balkan各小國態度必大變，且可與俄國互通消息。向使英若有力量同時在西戰場與打登內耳斯一齊進行與敵作戰，則打登內耳斯之役將爲西戰場最有價值之附屬目的。惜士卒彈藥二者皆感缺乏耳。是故不佞以爲最善莫如以迫攻打登內

耳斯與佔據君士但丁堡爲一九一五年之陸軍目的，而將西戰場改爲防禦之策畧。俟下章討論安全之原則時，再論及在何時爲採取此種方法最適合之時機。不幸德國佔領法國一大部分地方，且其戰線迫近巴黎，法之安全岌岌可慮，此種變更策略之事不能實行，故法人之計劃惟有盡力以擊退德軍。而英政府亦覺變更西戰場之目的，勢必與同盟國之關係發生影響，遂令英軍總司令與法人一九一五年秋季進攻之役合作。英軍因有老斯Loos之戰，而是役之事固與英軍總司令意見相左者。於是準備在法秋季進攻與打登內耳斯最後決勝兩役乃同時並舉，而英之兵力無多，東西兩方每有窮於應付之勢，故兩方之軍事皆受影響焉。

英軍因打登內耳斯之失敗，時機未熟，遽謀佔領巴格達 Baghdad 以相抵償。遂使桃訥沈的 Tawshend 之軍受困於庫特·耶耳·阿馬啦 Kut-el-amara，後經費力甚久，始解其圍。逮英軍佔領巴格達，美索不達米亞之兵，其運輸必

經五百餘英里之交通綫始能達到，而土軍準備反攻巴格達之消息又至矣。於是欲移易土軍對美索不達米亞之視綫，乃於一九一七年有攻培累斯太英（Pal-estine）之舉，遂佔領耶路撒冷 Jerusalem。故其始所差甚微，而結果關係甚大，英之兵力遂至於大分散。嘗有人評論英在歐戰時之戰畧，謂英軍一若爲完全之自由行動者。夫聯盟之會員，縱未有能完全自由者，然往往亦必須有一種相當之交換。英因不能於開始籌備時，盡其全力爲之計劃，致在戰事一大部分中所得之微與所失之巨相去遠甚。蓋英之軍力與一切大陸國之軍力性質不同，故必有相當之權，以決定應如何用其軍力，此最重要者也。

英藉海軍之勢力遂使其國力極易調動。故欲運送至極遠之地方甚易，惟英之屬地徧佈環球，因而所欲保護之利益乃極渙散。故英若遇有大戰時，則兵力分散，殆爲不能免之事。然我輩固不可因英之兵力易於調動，而使其更有分散之勢。必須時時討論何者爲戰爭之目的？附屬作戰對於獲得此種目的

有何關係？我有力量可以應付此項附屬作戰而不致妨害其主要之目的否？

美索不達米亞之役，即爲解決此種問題最好之例證。一九一四年秋，英軍至美索不達米亞以運動波斯灣上部亞刺伯族人，及保護波英兩國火水油公司管線，此皆純爲合法之防守。英軍既得巴斯啦 Basra 甚易，遂進佔庫特·耶耳·阿馬啦·那色雷里 Kut-el-amara-Nasiriyeh 線，以其爲更佳之防線也。英軍至庫特時距巴格達極近，而打登內耳斯之役失敗，正值英軍佔領巴格達之日。然一九一五年英軍之佔領巴格達對於獲得戰爭之目的實無直接之關係。此舉不過爲政治上之作用，而以恢復英國打登內耳斯失敗在東方所喪失之威信耳。故英初時欲進攻巴格達，必須無待抽調關於獲得戰爭目的所需之兵力，即有充足之力量而後可。然因種種之誤會，所有力量乃無確切計算，以致初時進攻巴格達失敗，所牽連之關係甚大也。

英軍在美索不達米亞所用戰鬥員約四十萬，非戰鬥員約四十九萬，在培

累斯太英所用戰鬥員與非戰鬥員共一百一十九萬，合計所用士卒二百萬人以攻土軍四十萬人。此種濫費兵力，第一即因同時有二主要之目的；第二即因對於附屬作戰與戰爭目的之關係無相當之放慮。此項附屬戰役，謂爲『附屬事件』，而此種『附屬事件』，可以兩種方法證明其價值：第一對於保護要害或重要利益之關係，如保護蘇彝士運河者則列爲要害，保護美索不達米亞管綫者則列爲重要利益；第二對於獲得戰爭目的之影響。

不佞前嘗言英之軍力有特別易於分散之勢。而政治上以爲必須保護者，其事又不能不力爲顧全。且英在地理上位置亦甚難利用支隊以獲到最大之利益。歐戰時英軍自始至終在外綫作戰，以抗其中歐之敵國，而敵國則在內綫作戰。蓋在內綫作戰，欲善用支隊，以牽制敵之大軍，其事較易，故全數兵力縱稍薄弱，而在戰陣之軍則可得雄厚。大凡著名之內綫作戰，往往爲人醉心研究之事，故一八一四年拿破崙與一八六二年利氏諸役，皆爲軍事學者之

所注意也。然英軍常須渡洋出征，故其交通綫當爲外面，而在外綫欲善用分隊，其事較難，是故外綫作戰之研究，尤爲重要，且由此可知惟當心存戰爭全體之目的而非一處作戰之目的時，其問題始能解決也。

假令如陣中要務令所言，陸軍作戰主要之目的，爲「聯合海軍空軍以擊毀敵人抵抗武力，而推進其所預定之作戰計劃。」（註五）若陸軍容易達到海岸時，則可收最大之效力，而英陸軍全體之兵力，亦可得其最大之效用矣。故當任意可以擇定戰爭目的時，應無忘英軍力之特性，且若非時勢所迫，英兵欲深入內地，必須萬分審慎焉。

今就前面所討論者，概括之如下：

（一）戰爭之目的，或爲完全征服敵人，或使敵人以我滿意之條件乞和，或使敵人放棄其所以作戰之目的。

（二）此項目的，以壓服敵人意志，使其不敢繼續抗戰獲得之。

- (三) 此事常以擊敗敵人武力達到之。
- (四) 戰爭之政治目的，應支配海陸空軍三項目的。
- (五) 政治目的必須在軍事力量能達到之範圍內。
- (六) 海陸空軍三項目的必須集中。
- (七) 擇定陸軍目的時，必須計及英國國力之性質。
- (八) 凡作戰行動之價值，一視其對於獲得目的之關係如何以爲斷。
- (九) 在一時期間，陸軍之主要目的惟有一種。

〔註一〕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二十一節。

〔註二〕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二節。

〔註三〕囉白孫、軍事家與政治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冊第五十五頁。

〔註四〕官刊戰史，海軍作戰 Official History of war Naval Operations，第一冊第九十四頁。

〔註五〕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四節。

第五章 安全之原則

拿破崙安全之意見——使政府對於國家安全滿意之重要——一八六二年麥克累冷
Mecillon 忽視此種例証——政治勢力對軍事計劃之影響——準備安全獲得戰鬥自
由之目的——軍事安全與國家安全之分別——集中安全——交通綫安全——慎於謀
，勇於行——陣中安全純爲軍事問題——不能抵抗政治所要求安全之結果與不能確
計軍事所需要安全之結果例証——打登內耳斯之役與西戰綫之安全——一八六二年
利氏問題與一九一四年英國問題比較——結論。

一般人士，處今日飛機坦克車之時代，遂往往以無此項兵器時代之名將拿破崙之流爲不足取法，讀者細繹前面所言，當知不佞之非其倫也。拿氏有一格言，謂作戰計劃之基礎，在於謀算無遺之安全。拿氏嘗述準備作戰計劃時，其心理狀態不啻若一最膽怯之人，曰：『余懸揣一切可有危險，以預知一切之困難。』又曰：『兵法在窮究一切可有事變，其汰去僥倖，幾同計算數學。』

（註一）顧關於要害之安全，審慎以籌計劃，一切名將咸如此也。漢尼巴耳之所以費盡如許光陰，勞苦以征服西班牙而使其勢力牢固者，乃因卡貼赤 *Carthage* 弗克握海上霸權，漢氏舍此以外則不能復有他道可以獲一鞏固之根據地以攻意大利耳。克林威爾 *Cromwell*（正譯克羅姆韋耳）一六五五年，初遣兵征西印度群島時，乃力戒其將馳貼斯求 *Fortescue* 上校先謀安全。試縱觀戰史，凡戰鬥最勇而成功最大者，皆於籌備計劃之初，最爲謹慎者也。

拿破崙之主持歷次戰役，其國政兵權，大都同時掌握于一人之手；克林威爾當戰功彪炳威震全歐之時亦然。然在英之將帥則不能有此種權限。蓋英政府負責爲英王供養各軍以保護國家安寧及其切身利益，故不能不注意其責任。凡軍事計劃必確知對於國家安全是否有相當之準備。設無相當準備，而欲施行其計劃，殆難免政治之干涉。雖極有把握之戰役，若開始時不得政府之信任，亦可至於敗亡。是以關於安全之問題，政治軍事兩方必須密相聯絡

。在克林威爾與拿破崙，則僅自行預計種種可能危險，而爲之防備，卽已滿足；至於英之戰帥，不獨求於自己安心，又須使其政府滿意焉。

一八六二年美國南北戰爭之役，其開始之情形，卽可爲作戰計劃對於安全問題不得政府滿意而引起種種關係之最著例証。是年三月，北軍將領麥克累冷帥兵約十八萬人至微厄仍尼阿 Virginia 邊境；時南軍惟有兵七萬一千人防守微厄仍尼阿與都城里赤蒙的 Richmond 而已。顧前年北軍嘗謀由陸路徑攻里赤蒙的，在牛奔河 Bull Run 第一次會戰失敗。是時微厄仍尼阿道路甚少，且值春季，路皆難行。於是麥氏乃思利用北軍海上勢力，密將其軍一大部份運至約克桃訥 Yorktown 半島，該處距里赤蒙的不及六十英里。北方總統林肯 Lincoln 雖讚其計劃，第戒其對於都城華盛頓 Washington 之安全，必須有相當防備，因華盛頓與微厄仍尼阿僅隔坡陀美克 Potomac 河，極有受攻之可虞。乃麥氏卒因兵機秘密之故，運軍至約克桃訥半島而未常使林總統參與密勿，或說明

保護都城之策，且對於受命防守華盛頓之韋斯烏厄斯 Wadsworth將軍亦未察其所有兵力是否滿足其意。麥氏惟將所存軍隊列一表交與陸軍部而已。於是林總統乃委令一軍事審查會以審查關於華盛頓安全之訓令，麥氏嘗否遵行。韋斯烏厄斯將軍宣稱所有軍隊量質俱不滿足，林總統乃令麥氏運一重要部分，即麥克道韋耳 McDowell將軍所率第一軍團，應留駐俄厄仍尼阿北部以防華盛頓。不寧惟是，蓋麥氏之態度已使林總統先起疑心，故猜疑與不信二者相合，則造成恐慌之事極易。當五月二十五日傑克遜 Jackson以一萬六千人擊敗北將貝訥克斯 Banks於沈嫩多阿 Shenandoah河流域時，華盛頓大震，而本與麥氏聯合以攻里赤蒙之軍遂皆調以堵禦傑克遜，其實未免多此一舉也。

麥氏深恐政治勢力干涉其計劃。以爲陸軍目的蓋在擊敗防護里赤蒙之敵軍，且須對此目的集中兵力，所言誠爲不謬。顧政府負有國家安全之責任，當敵軍迫近，國家安全受其威脅之際，欲望政府及人民憑恃其遠處之決戰

或其戰將之在陣中克敵，確信其足以解救，恐不可能也。蓋在此時政府乃大受報章輿論所壓迫，其勢固難於抵抗耳。其實麥氏所留以防守華盛頓之兵亦復充足，因諾克孫未嘗敢挈其薄弱之軍渡坡陀美克河，更不敢夢想以攻北部之都城也。所以然者，當籌備計劃之初，政治與軍事二領袖雙方誠信未孚，遂致阻碍其施行而使敵人得利，豈不可惜哉！

凡戰爭關係國家重要之利害者，其將帥少不爲此種政治勢力所干涉。蓋惟能將此種勢力通盤籌算俾得熟悉情形者，乃爲最聰明之人；而欲評論其將帥用兵之是非，苟不審察此種勢力，亦不能得其平允。德軍最初總參謀長爲小帥奇 Moltke。德人與各國之人，因其弗聽前任石力舟 Schliffen 告誡，「增厚右翼勢力」，遂大非議之。毛氏所爲人評擊者，即犧牲右翼，偏重左翼，以致全盤計劃失敗。然一九一四年德意志帝國原非純一之國家，爲一中央政府所管理，乃若干小國之聯邦，執牛耳者爲普魯士，而普魯士對於南方諸小國巴瓦里

阿Bavaria(原文Bayern正譯拜耶兒訥習用巴威)，威兒騰姆貝兒克 Württemberg，巴登Baden大有猜忌之意。德之參謀本部逆料法之作戰計劃必將大舉進攻阿泐撒斯·羅雷訥，若法軍克捷，勢必侵入德國南部。普魯士所籌計劃對於普境安全必準備周至，而其他諸小國則尚有受攻之虞。此種計劃，在德全國似難引起熱誠之合作。故在政治上言之，德國南部應有相當之保護。此又爲政治勢力影響作戰計劃之例証也。此種勢力，關係至巨，事前若不審慎籌及，則無論在軍事上有如何奇妙之計劃，亦不免受其推翻也。

籌備作戰計劃所以必須審慎者，其主要目的乃在於施行時能得作戰之自由。鮑石對此明白言曰：『若作戰終局(尤在屢戰終局)，欲使我輩自由不受支配，勝利而不失敗，最要者必須常存保護作戰自由之心。籌劃對敵人作戰時，必須避免敵人妨害我作戰勝利之事。故凡軍事意見、組織、計劃、必須與安全觀念融成一片。蓋兵事不啻格鬥，攻敵未嘗不掩護自己，閃避未嘗不存

擊敵之意焉。〔註二〕

夫爲將者對於國家安全之問題，既得政治領袖之信心矣，其次對於軍事上之安全，保障尤當精思熟慮也。且軍之給養全賴於交通綫，則又次之所當注意者，卽此種交通綫與軍隊集中地方二者之安全耳。大抵兵非集中，則不能作戰，如集合而生阻碍，卽有危險之虞。且爲將者若不時時顧慮其交通綫與根據地，則作戰亦不能自由也。用是陣中要務令對於籌備海外戰役，乃以下列二項爲必須先行研究焉：

(一) 選定根據地一處或數處及集中地方。

(二) 對根據地，交通綫，集中地方，三者之安全部署設備。〔註三〕

英國關於集中地方之安全事項，在海外戰役開始時每多不利。蓋英須以船運兵，究不能如大陸國集中之迅速，彼大陸國籌備動員詳細計劃與集中計劃俱以鐵道爲基礎也。故英若爲盟約之會員，常必賴同盟國之力掩護其軍隊

之集中，如一九一四年八月英遠征隊乃集合於法要壘摩白日（Mauberge）之後面。然英海軍之擇定登陸地方，往往有大可斟酌之利益，是雖失之於彼而可取償於此也。以故英兵向敵襲擊，其所從來之方向地方，輒出敵不意，而其集中地方，因亦常能獲得安全焉。

英在帝國境內或邊境遇有戰事時，若敵人兵力較駐軍爲強，往往必先受敵軍所擊。是時駐軍即爲前衛，必盡力抗敵以待國內大軍到達。如遇此種情形，則擇定集中地方實有賴乎軍事之發展也。大抵英政府非至萬不獲已時，必不願宣戰，是以每次遣兵出征常極遲滯，初時英之將帥即感覺作戰極少自由，而不能依所定計劃選擇其集中之地方。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南非之戰，其始荷蘭種人兵力較好望角殖民地與內塔耳（Natal）駐軍爲強。英之原計劃在內塔耳取防守政策，而在好望角殖民地則集中其軍以攻俄龍赤（Orange）自由邦。總司令布勃（Buller）至南非時，見內塔耳受敵威脅，不得不在該處集中

其軍，惟有臨時應用以禦敵兵，逮一八九九年之末，羅伯斯 Roberts 勳爵率大隊至時，始能恢復其原定之計劃。英因帝國之特性且爲島國，故其擇定集中地方，及集中地方之安全問題，實與其他各國多不相類。

英之海軍對於交通線問題極有利益，蓋交通線若受敵軍威脅，即可迅速遷移，而敵人每多弗覺。一九一四年八月德第一軍與英軍相抗，英軍移其根據地至聖·那曙勒，而德第一軍長克路克 Luck 乃弗之覺，尙以英海峽海口爲英軍之交通線，故於泐·憂塚戰後，分其全軍之一大部分切截，而使英軍不受追擊，撤退更爲容易也。

顧英於戰時雖獲有海軍此種保護之利益，而前所留心擇定最佳之根據地與交通線，因爲敵所迫而不得不遷移，亦非絕無損失。故籌備軍事計劃對於交通線之安全，仍爲一極重要之問題，而當時時注意。

夫爲將者關於國家要害既能使政府知其有相當之保衛，事前對於根據地

與交通線安全又能妥爲佈置，可謂已行其欲獲得作戰自由最要之步驟矣。其次乃爲施行計劃之安全。至於戰術之安全，凡爲將者無論在任何情形必有防衛之準備，不佞對此弗欲論焉。大抵有相當之力量，足以應付戰爭之目的，則依照所定計劃，勇敢果決應戰，即爲得到戰畧安全最妙之法。故慎於計劃而勇於施行，乃安全之不二法門也。拿破崙謂運籌帷幄當懸付一切困難危險，然既以盡人智而爲之備，則必勇往直前而弗顧慮，蓋戰時往往以自己困難危險幻想至甚大，而敵人種種困難危險則反易忘之，殊不知敵之困難危險，或且較我爲尤大也。

勇敢實行計劃，固不能無所冒險，惟爲將者必欲決然獨斷何時始可冒險。彼政治家關於國家安全之準備固能過問，若對於陣中軍隊之安全則不應贊一詞；蓋軍隊純爲軍事之問題，當由軍事家決定之。算計冒險必須精細研究時地之問題。一軍未能危及敵軍側翼與交通線，而自己側翼或交通線反受敵

所威脅，則不得不應付敵軍。（註四）「受敵先擊者必有三倍兵力，」故迅速果敢作戰，較之準備各處鞏固，乃爲安全更妙之法，彼所謂各處鞏固者往往乃卒無一處鞏固也。

政治領袖，因國家安全發生問題而干涉軍事，在軍事當局雖有正當理由而不能拒絕之。此種情形可以一九一四年八月毛奇分軍一舉作例証也。當時俄有兩軍侵入東普魯士，德軍力極薄弱。於是普魯士大震，乃以政治力量令毛奇分兵回援東戰場。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法比邊境之戰已結束，英法聯軍方大撤退，德軍大本營接到德軍大捷虛報。毛奇乃遵令由西戰場遣二軍團及騎兵一師至東戰線上。當八月二十五日俄軍前部猶在威斯土拉 *Vistula* 東面極遠，距柏林 *Berlin* 約二百五十英里；而於時西戰場德軍右翼則躡追英法聯軍直至宋白勒 *Simbre* 河以外，距巴黎一百英里。俄軍之前進，對德固不能立爲大害也，而德軍之入法實與聯軍以大大不利。故論當日大勢之情形當合全師兵力

奮勇直追聯軍，而以極少兵數牽阻俄軍。且德二軍團及騎兵師實際抵達東戰線時，坦能堡之戰已過，俄軍侵普已不成問題。向使馬兒訥河之役該軍不遠離而得參戰，則必能制勝矣。

戰時從一戰場調軍至他戰場，其危急時往往虛擲於途中，卒之俱爲無益，此事蓋數見不少。一九一七年共白雷 Cambrai 之戰，英軍初次以大規模坦克車試襲敵軍，即可爲例証。是時英軍方作最後準備以攻共白雷陣線，德奧聯軍忽迫入意大利陣線而戰於曼波雷塚 Caporetto。該處乃屢告危急。於是以政治論，應與意人援助，英法乃各遣四師以援之。顧英軍未至，而德奧聯軍先已受挫。使當時英軍弗離共白雷，德軍不能反攻，則共白雷之戰必獲大捷，豈獨小勝而已哉？蓋戰時欲使政治軍事兩方之需要皆得平衡，其事甚難措手，然當籌備原始計劃之時，政治之需要必務爲週詳討論，至於作戰中間，苟無非常情形則政治不應加以干涉，此可立爲常法者也。原始計劃，在與敵軍

初次接觸時期過後，則不復適宜，因此一切軍事之行動，必受敵軍作戰之影響也。是故欲判斷時地情形，而親知詳細情報，可爲軍事調動之基礎者，惟彼臨陣之將官爲能。蓋惟將官一人始能決定可否冒險之事耳。

夫欲計劃一戰役，必慮及國家要害之安全，故欲部署一附屬作戰，或遣出一支隊，必慮及全軍要害之安全。一九一五年，英因同時有二種軍事目的而無力量可以應付，以至鑄成大錯，前章固嘗言之矣。然所以使打登內耳斯之役失敗者又有故焉，卽違背原則是也。蓋一九一五年英海峽諸海口之安全，已成爲英之命脈，因德人若在各海口設立潛艇根據地，則倫敦糧食殊大可虞，與法交通亦將極難維持。且是時西方德軍之進攻有危及巴黎安全，對法國人心實大有影響。故西戰場之安全至爲重要。而英國國內有一般人乃以西戰場爲鞏固，兩方壕線皆不能攻入，彼此已至相持不下之形勢。但法軍總司令若弗勒 Joffre 將軍則以爲不然。蓋德人之組織新預備隊盡人皆知，若不悉

其將調至何處，與其是否再繼續以攻俄軍，一日德人對俄決定反攻爲守，則此種預備隊無論何時皆可調至西戰場，且從東方陸續調動其他軍隊以繼之。

(註六)

一九一五年初期英法軍因前年奮鬥之故，頗覺衰弱，兩軍皆缺乏彈藥，而英之新軍又訓練未熟，不能出征。設德人一九一五年春在西戰場再行進攻，則聯軍勢必難以抵抗。要之，是時聯軍在西戰場形勢實非鞏固，故不能更有附屬之戰役也。且法耳肯亥恩 Falkenhayn 將軍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已代毛奇爲總參謀長，我輩固知其思調預備隊至西方，而謀於一九一五年春在西戰場再行進攻。乃法氏因東方風雲緊急，不得不變更其原定計劃，將預備隊調至東戰場，對東方採取攻勢，而對西方反採取取守勢焉。(註七)此事聯軍初未知也，逮一九一五年三月始探悉之，然英軍在二月十九日即進攻打登內耳斯，且乞陸軍部長吉青納發兵以援海軍，尤以第二十九師爲最需要。吉氏乃辭以必

待他處戰事形勢平穩，始能允之，其後打登內耳斯之役失敗，遂歸咎於吉氏此次之不准發兵與後來發兵之遲延。

察氣耳對此嘗論曰：「十七日（二月）吉青納氏似接法英軍大本營迫切要求不能調離第二十九師者，其實，有如海軍史史官所言，第二十九師之用處乃成爲我輩秘密中所謂「西方」與「東方」策畧之主要問題。吉氏卽爲兩方勢力所競爭之目的，對於兩方要求不能決斷而陷於極痛苦之情形。

「至此對打登內耳斯尙未加一砲，而進攻之前，英海軍乃在外界砲壘之處。十九日復開會議，吉氏卽變其態度，聲言不能允調第二十九師至東方。其理由卽俄軍極脆弱，恐德軍大隊從俄軍戰綫調回以擊法之英軍。余不信此種論調果爲吉氏所重視。且其他一切弗可能之事姑勿計及，吉氏亦當知德人在二三月間固不能從俄運送大兵至法，卽使能之，而第二十九師僅一師之兵，對此問題又何能必其有所影響耶？」（駐八）

此種批評不佞以爲似未能得其要點。夫此問題不獨爲遣一師至東方已也，乃爲從事一新戰役，其勢又必大耗英之資源矣。故未能確知所欲耗費之資源，有無影響於西戰場之安全時，即輕起打登內耳斯之戰，是違背安全之原則也。而其開始時所以有種種猶豫遷延之情形者，大半職此耳。蓋猶豫延及忽然變計之事，乃離棄原則者所恆有之結果。向使一九一五年英知德人目的在於進攻俄軍之後，始擇定以海陸軍夾攻打登內耳斯爲是年之目的，或能成功未可知也。

此與前所言勇於行爲獲得安全最妙之法者得無矛盾乎？夫冒西戰場之危險以收打登內耳斯戰勝之大利，豈非勇者之行耶？彼打登內耳斯一役又豈非『一種合法之賭博』耶？一八六二年麥克累冷率十萬人在約克桃訥半島登陸，利氏僅有五萬人可以防守里赤蒙的。復有其他北軍約七萬人將從西北二面會攻里赤蒙的，而南軍惟有二萬一千人可以禦之。當是時，兩方各有主力軍在

里赤蒙的，一爲攻，一爲守，而兩方在微厄仍尼阿各處亦皆有支隊。利氏不集中其軍以守里赤蒙的，乃令偌克孫率其分隊在沈嫩多阿河流域以擊北軍支隊，偌克孫將畧堪嘉，竟敗北軍，於是華盛頓大震，麥克累冷全盤計劃瓦解，其後卒爲利氏所破走。是役也利氏固冒大險，然因勇敢故而獲安全，向使利氏懷抱謹慎，或反不能自保。蓋若集中其兵力於里赤蒙的週圍以俟北軍之進攻，則衆寡懸殊，勢必終爲所困矣。然則一八六二年利氏之勇敢何以爲適合時機，而一九一五年英人之勇敢何以爲行之過早，其亦有說乎？

不佞嘗言，假令國力充足，則勇於行乃爲最妙之法。所謂國力者不區區限於兵數數量之謂，實包括優越之運動性與戰畧，及時地情形較有利益等項。夫一八六二年利氏深知麥克累冷之爲人，且信其能以戰畧出奇制勝，偌克孫之軍極易調動，利氏又得時地之利。北軍乃以大弧形前進，南軍則集於中央。利氏之軍在內線作戰，北軍在外線作戰。故在利氏可冒險而在北軍則

不可也。蓋在外線作戰對在內線作戰敵軍，欲用支隊較在內線作戰對外線作戰敵軍更危險。且在外線作戰之軍欲用支隊，其將尤必審慎，因事前對於全軍要害，應有充分掩護之計慮也。

一九一五年聯軍對德奧作戰，乃在外線。英軍在法與受利坡利半島者，其聯絡乃以海上極長之交通線；德軍在東西戰場者，其聯絡乃以鐵道較短之交通線。西戰場爲掩護我英要害之地方，因此常有受敵攻擊之虞，故欲籌謀附屬戰役時，此層實不能不計及。若時地之情形不變，一旦西戰場緩急，英軍欲迅速集中應付之，乃不可能矣。一九一八年三月，德人大舉以攻在法英軍，英嘗調集培累斯太英，薩羅尼卡 *Salonica* 之兵至法，但至一九一八年春之戰過後，各軍始到。

歐戰時所有各戰場佔及地球一大部分，以故英軍從一處戰場運兵至他處戰場頗覺遲滯。自培累斯太英調兵至西戰場須閱數星期，故待援之軍，其批

抗敵軍力量，當較彼數日或數小時內即能集中兵力者必更大。近世軍隊阻延之力量大增，故大軍欲戰勝小軍比前費時尤久，於是在戰線作戰之軍對於一戰場範圍內之時地情形遂成有利，而從前所不能冒之危險，今則能矣。由此觀之，安全原則在指揮作戰時之應用，其關係於軍事之學識，國力之審計，時地情形之審度，與夫利害之互相權衡者爲何如乎？是故安全之問題，當各就其實際之情形，而依照下文所舉各原則解決之，不能是此而非彼也。

茲將各原則概括之如下：

- (一) 安全當爲作戰計劃之基礎。
- (二) 安全就其廣義言之，非止軍事之安全，乃國家之安全也。
- (三) 政治領袖與將帥，對於原始計劃所籌備之安全，必須俱爲滿意。
- (四) 指揮作戰時，惟將帥一人得決定何時可以冒險。
- (五) 籌備軍事之安全，其主要目的即在獲得作戰自由。

(六)一軍之安全若受威脅，失厥作戰自由，則爲敵軍所制，而不得不應付之。

(七)故敵未能危及我軍之安全，而我能危敵之安全時，則以迫致敵軍爲謀我之安全。

(八)凡此欲成功，必須審慎計度國力與時地之情形。

註一 布達訥 Bourine 第一冊，第一百八十六頁。

註二 斃石，戰爭大綱，第一百零一頁。

註三 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二十節。

註四 參照黑姆利第二章。

註五 未幾，復增遣一師。

註六 參照官刊戰史陸軍作戰，一九一五年法國及比利時，第五十九頁及其下文。

註七 法耳肯亥恩 Falkenhyn 大本營危急之決斷，第五十六頁及其下文。

註八 察氣耳，世界危機一九一五年 The World Crisis，第一百八十一頁。

第六章 兵力經濟之原則

戰陣上優勢兵力集中經濟之目的——英軍力必須分散——一九一四年蘇彝士運河之防守——兵力經濟維持分散與集中之平衡——目的原則與安全原則對兵力經濟之關係——支隊問題——內線與外線軍運用支隊例証——優勢兵力性質之變易——拿破崙謂爲兵數之優越——現時謂爲火力之優越，此與抵抗敵火力力量有關係——攻守之平衡——一八六二年始用戰壕增加攻擊力量——『七日』及陳些、勃斯、微利、Chance、Howille——一九一四年法人不能應用兵力經濟之原則——德人之成功，謂爲兵多無寧謂爲應用此原則——各軍取攻勢之例証——一八七〇年之德軍——防守延阻力量增加與運動性增加聯合之可能——結論。

夫目的既已適當選定，安全既已審慎準備，其次卽爲如何調遣我所有之兵力，俾於最神速之間，可以獲得其目的。意者陸軍目的猶爲擊敗敵人之武力。果爾，則一及作戰之原則當不忘乎戰鬥矣。鮑石論兵力經濟一章開始有曰

：『近世戰爭惟一辯論，即戰術上之戰鬥是也。故戰客應使一切所有兵力集合，戰鬥時以戰術推進之法，而令全數兵力突擊。』（註二）此不過爲『在決勝負時間地點集中大兵』制勝之常法，加以精密之說已耳。

戰時將帥，當以敵人亦如我之警敏，乃不失於智者之所爲。蓋敵人若以爲無可勝之機，必不願戰，苟與我軍相距尙遠時，將如聖經所言者，遣其使來矣。是故大戰時，我之兵力不可有枉費，此當懸以爲戒。且將來此種大戰開始亦必如昔時惟以少數之軍隊作戰，及後則逐漸而擴充之。故自開戰之始，必使我所有兵力能盡其最大之效用。且在次等戰爭或小戰爭，明知我最後力量較敵人爲優越，亦應保存國家之資源，以避免士卒、金錢、物質無益之損耗，此最要之事也。又以數百年所經驗，知此種戰爭浪費最大之一原因，即作戰之初兵力太弱，其後補救常須用極大力量方克轉敗爲勝，是故凡有戰爭，無論大小，其分配兵力，必使目的在最神速間即能達到，此項問題誠爲

至要者也。

此層原理本極明顯，殆無待言，顧戰時最不易達到者，往往在於所謂明顯之理。夫英之利益散布於地球各處，故凡有大戰必須籌謀有以保護之，此吾人所稔知也。是故欲達到陸軍目的，兵力必須集中，而以英政治地理之情形論之，其勢又非使兵力分散不可。英平時分配其正規軍，則爲若干支隊以保衛帝國各處之利益。歐陸各國常有大部分陸軍較英尤爲集中，而英之形勢終不能企及之。故每次戰爭爆發，英惟有支隊之軍，往往必待增援而後始能保護安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英軍方出死力以驅逐伊北勒 *Ypres* 之德軍，所有一人一騎，皆須調至西戰場以應其急。當是之時，英軍在埃及者六萬餘人，該軍一部分尙未受完全之訓練，若以其必保衛蘇彝士運河一百英里遠，以防土軍之進攻；復必防守埃及西疆以禦森奴西 *Sennar* 族人之侵犯，更必維持埃及境內之秩序而論，則不爲多矣。蓋蘇彝士運河設爲土軍截斷，則印度，澳

洲，新西蘭，Australia and Newzealand 兵集中甚難，而東方與太平洋供給之運輸亦受大阻碍。故由此言之，欲使兵力集中順利，又不得分散也。此雖爲英必須分散兵力彰明較著之例証，然英戰史中類此者其數之多，正不知幾何耳。

是以前在一戰場範圍之內，凡爲將帥必須發出支隊以爲偵察敵人獲得情報之用，保護其大軍與交通綫根據地之安全，牽制敵人分遣之兵力，又須引誘敵軍多用支隊。故戰時分散與集中兩方常必維持平衡，俾不致有倚輕倚重之弊。此乃爲將帥者最要之職，而於應用兵力經濟之原則必須留意焉。

今就上面所言觀之，則可知兵力經濟原則之應用所影響。蓋目的之選定不慎，甚至目的有多種，則兵力之分散浪費殆不可免矣。若戰事初起，作戰行動之方向一有錯悞，欲補救其失，則必費極大之力量，且彼有此種儲備之力量可藉以爲補救者又屬幸矣。不見法人第十七計劃之錯悞乎？當時英法竭

盡四年之力，然後始能補救之，而此四年間比之全境與法之東北一大部分幾盡爲德軍所佔據。又不見一九一五年英軍之錯誤乎？其時英軍有二種目的而無力量可以同時應付之，以致兵力有分散及浪費之害。凡戰時所舉措之事，欲逆料其所至與其結果，誠極難事矣。當一九一五年打登內耳斯一役初起之時，何嘗有一人能逆料其失敗之後，將使英於時機未熟而遽圖進佔巴格達，又因此而使英有救庫特·耶耳·阿馬拉之舉，耗時甚久，犧牲極大耶？且一九一七年三月實行佔領巴格達之後，又將使英於是年之秋，復有進攻培累斯太英之役耶？夫打登內耳斯一役之舉措，其所至與狀態既不能逆料，則其結局之如何，在於開始固莫得而明也。政府諸公，多以爲海軍之攻打登內耳斯可以任意中止，而不致更有牽連，此種意見實基於誤解戰爭之性質。故選定目的與考慮國力，對於兵力經濟乃有直接之關係焉。

其次誤用安全之原則亦易流於浪費兵力，此固吾人所知也。蓋政治領袖

對於安全若不滿意，即可召回欲爲陸軍主要目的所用之軍以保衛其安全，如一八六二年林肯之於麥克累冷者是矣。爲將帥者對於根據地與交通綫若掩護不周，一旦受迫告急，則其全盤之計劃必解體矣。爲將帥者當其籌謀安全，對於時地情形若算計錯悞，則將使其全軍或一部分之兵，應與敵接戰時而猶僕僕於途中，如一九一四年八月秒毛奇之分兵至東戰線卽其例矣。凡此種種皆浪費兵力者也。故安全之原則，對於兵力經濟原則，亦有直接之影響焉。

雖然，此二原則用之縱爲不誤，而欲佈置其軍，使能得其最大之利益，其應留意者正多。第一爲支隊問題，一切戰畧家對此論之詳矣，今無新穎意見可言。凡支隊爲保護安全之用，其力量當足以應付目的爲善，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蓋兵力太少，一旦有急乞援於主力軍，而主力軍之將帥方聚精會神與敵搏戰，勢必妨礙其計劃，往往因此以致失措，故曰不可太少也。反之，若保護遠處之利益，乃用過量兵力，非浪費而何，故曰不可太多也。

當兩軍各自集中其兵力以決勝負時，我之支隊苟能牽制敵軍較大兵力，於我誠爲有益，若此支隊能調歸至主力軍較其所牽制敵軍支隊更速，則其益尤大。一八六二年傑克孫所將支隊在沈嫩多阿河流域之戰，可爲此種善用支隊之有價值模範。一九一五年德奧二國遣一支隊以援布加利亞 Bulgaria，使英法不得不調一比較敵軍甚大之軍至撒羅尼卡另從事一新戰役。一九一七年德遣八師至意邊以援奧軍，不惟助奧軍獲大克捷，又使聯軍不得不自西戰場遣出十師之兵力焉。

上面所論者，皆在內綫作戰各軍所用支隊之例也。不佞前嘗言之，內綫之軍時地情形皆有利，故較外綫之軍所用支隊易於得力，蓋地面之狀態假如稍爲相同，則調動循直徑每較環圓周更速耳。讀美國南北戰爭史，北軍因在外綫作戰，絕不見有能用支隊以牽制敵軍較大支隊之事；讀歐戰史，英軍在外綫作戰，亦絕不見有能用支隊而使敵軍所應付兵力較大於我之事。

然而當拿破崙時代，未見在外綫作戰之軍，用支隊而莫能收其效果者。是時英與其同盟對拿氏之軍皆在外綫作戰，而英之在西班牙，葡萄牙半島之小軍，以對於戰爭之全體言之，實爲支隊之性質。故西葡二國所以能抵抗法人而不衰者，皆賴此軍之力，因是法軍之受牽制在西班牙者，其數遠出於英軍多矣。

大抵在一戰區範圍內，支配利用支隊之原則，爲：凡用支隊對於戰鬥之勝負不能有所影響者，卽爲有失。是以凡利用支隊時每必自問曰：『我之目的爲何耶？如何使此支隊彼支隊以助吾目的成功耶？』拿破崙對此所論猶極適合，其言曰：『爲將帥者，一日之間，應數次懸忖敵人以攻我軍前方或翼部，而當自計如何以應付之。若覺有妨礙，則所部署者必有錯悞，應立即補救之。』

此種兵力經濟原則應用之意義，與百年前克老塞威次氏所論者大同小異

，此種意義可以粗淺之詞表之，即留心全軍各部分皆出其力也。然自克氏以來，所謂在適宜時地集中優勢兵力，此種優勢兵力概念發生問題之後，兵力經濟原則之應用，亦遂發生新意義。拿破崙對優勢兵力以爲即兵數之多，更以爲即步兵兵數之多。此種概念留存甚久，其影響於軍事家之心理，直至二九一四年而後已，且鮑石著兵力經濟一章時，其心亦必未忘之也。不佞嘗引是章開首之語，今再引其結論，曰：『觀拿破崙與摩絡 Moreau』之談話，可知此種軍事問題之新概念矣。一七九九年在歌頁 Gohier之室會議，歌頁述之如下云：「二公前未嘗晤面，相見似皆甚歡。兩人初時相對默然。有頃拿氏乃先向摩絡表其渴望識荆之意。摩曰：『君平埃及而返，余適自意大利大敗以歸。』摩因畧述失敗原因之後遂曰：『敵軍集合若是其衆，我軍雖勇，不能不受困。蓋衆寡不敵也。』拿曰：『誠然，寡固難以敵衆也。』余謂拿曰：『將軍非常以寡敵衆者乎？』拿氏曰：『雖然，軍少者終必爲軍多者所敗也。』」

「拿破氏因述其戰術，曰：『余當以寡遇衆之時，即急集余軍，撲敵翼部，有如閃電，破之，敵軍受挫必亂，乃乘勢擊其他部，亦以全力臨之。如是將敵軍逐個擊敗，然計其逐個克捷也，仍爲以衆勝寡焉。』」

鮑石對此評曰：『取得多數優勢之術，乃在對於選定欲攻擊之戰綫而使我軍成爲多數；其方法卽爲兵力之經濟。』（註二）鮑氏所言要旨，卽在決勝負之處集中優越兵數，而歐戰前英陣中要務令戰鬥之觀念，乃受此意旨所支配。其中先論造成步兵密集火綫，次以步兵爲主繼續力爭火力優勢，次旣得火力優勢卽令步兵裝上刺刀蜂擁肉搏，此卽以決最後勝負者也。

從歐戰觀之，所需者不在於人數之多寡而在於火力之優劣，因此現時陣中要務令所言運動戰鬥之觀念，乃大不相同。第六十四節第五項有曰：『步兵特派爲進攻者，不須在於預定之時，卽所謂「預定行動開始時」集合前進。前部在砲火掩護之下，盡量密接向前，卽以此法奮勇進攻。』此法在六十

五節又詳論之。故密集之火力替代密集之刺力，遂使兵力經濟原則之應用又發生一新意義矣。火力與自己抵抗敵火之力量有關係。防禦之步兵無論人數若干，若受敵軍砲火所窘而不敢舉首，雖有最良之步槍，機關槍，亦無甚益。又進攻之步兵若我砲火未壓服敵軍之機關槍步槍而前進，勢必爲敵所鑿殺。夫以天然掩護、戰壕、甲冑、抵抗砲火，皆可減殺進攻之火力；亦可用以經濟兵力，而增加進攻之力量。是故戰爭之際，或攻或守，或攻守並用，能知其變化而善爲調劑不失平衡者，誠爲應用兵力經濟原則，與決勝負時集中優勢兵力之要務也。

威靈吞爲一善於解釋攻守二者互相依賴以成功之人，然威氏與其同時之人，對於野戰未嘗有用戰壕以爲此事之助者。其在陀雷斯·微耶啦斯 Torres Vedras 之戰綫，與其謂爲經濟防守兵力以爲進攻之用，無寧謂爲能應用安全原則之爲愈也。此項戰綫掩護其里斯捧 Lisbon（習用里斯奔葡京）根據地，若

受迫時，使之可從葡萄牙而退，又有一種半屬永久之性質。故至今極易尋踪。馬耳波蜡 *Marborough* 之敵人威泐魯阿 *Villeroi* 與威拉兒 *Villars* 在荷蘭所築大工程戰綫乃純爲防守之用，而戰時用戰壕以助進攻之調動，其第一人厭爲一八六二年之利將軍。不佞前嘗言是年之役開始卽三月，北軍在微厄仍尼阿邊境間約有十八萬人，時南軍禦之者惟七萬一千人。逮六月第三星期，諾克孫所將支隊，在沈嫩多阿河流域一戰大捷之後，遂使北軍欲增援麥克累冷，里赤蒙的之軍者不得不退去。是時利氏又密令諾克孫迅速回師至里赤蒙的合兵一處，而南部他邦亦有援兵至焉。故六月二十四日利氏在里赤蒙的之軍者約有八萬七千人，以對麥克累冷十萬零九千人之軍。從南軍方面觀之，固較前日三月之形勢已大進步，然利氏在於決勝負時地，欲得優勢兵力猶有未能耳。利氏成功之法，至今尙大可適用，而從英人觀之又有特別興味，蓋自諾克孫與利氏合兵後至於「七日」戰結束，利氏未嘗更得在內綫作戰之利益也。

麥克累冷之軍與利氏環里赤蒙的壕綫對峙，氣卡何明尼 Chickahominy 河貫其中。利氏與主力軍七萬五千人南岸，坡兒忒 Porter 將右翼三萬四千人居北岸。時諾克孫軍至利氏右翼，利氏遂率其軍出壕壘與諾克孫合，以五萬九千人攻坡兒忒，而留二萬八千人於南岸壕壘以禦麥克累冷。故以全綫計，利氏兵少約三與四之比。而在於擇定以決勝負之處，其人數之多乃有十二與七之比。卒破麥克累冷而走之。不佞深信此爲近世戰史中利用壕壘以助應用兵力經濟原則之第一例証。其後利氏復如此利用是項壕壘數次，陳些泐斯微利之戰其尤著者也。當一八六三年四月杪，利氏率南軍五萬六千人與胡克 Hooker之北軍十三萬二千人對抗。兩軍在弗雷里克斯格 Frederickburg 兩旁，雷帕亨諾克 Rappahannock 河貫其中。南軍雷帕亨諾克河陣在築壕壘甚固。四月二十七日胡克留二萬七千人於弗城防備南軍，而移其大軍以渡雷河，四月三十夜集合於陳些泐斯微利森林者五萬二千人，與利氏軍左翼後陣以威脅

，且胡克有極大援兵近在咫尺，呼召立至。利氏爲應付此舉乃留一萬人於弗城以禦北軍二萬七千人，而引四萬六千人向陳些泐斯微利森林出發。時利氏得報謂北軍在森林中準備防守工程，遂料胡克必待援兵到後方敢進攻。是夜利氏知胡克軍右翼無掩護，乃決定僅留一萬五千人固築壕壘牽制胡軍正面，而遣偌克孫將三萬一千人繞至其右翼以擊之。偌克孫乘勢奮勇前進，遂將北軍右翼圍裹，於是胡克軍受迫引退至雷河對岸。是役利氏雖兵力較少，而在選定以決勝負之處，乃有優勢力量，且功又在利用戰地防禦，經濟兵力以爲進攻之用焉。蓋弗城之壕綫萬人乃牽制北軍二萬七千人，而陳些泐斯微利森林中一萬五千人又絆住五萬二千人，於是南軍遂有三萬一千人撲擊胡科右翼之軍一萬一千人。

利氏所用防禦以助調動之法，甚久之後，吾人始能得其教訓。一八九九年南非之戰，對於戰場之用處，亦有所教訓，日俄之戰尤多，一九一四年英

陣中要務令嘗盡力發揮壕壘之忍耐力，與攻守互相關係之重要。故英步兵常習壕壘之事帶有鶴嘴鋤，鏟鋤等器。然一九一四年法軍對比之意見則絕不相同也。

法軍之第十七計劃評論者極多，其爲大錯鑄成，已無疑義。惟不佞以爲其失敗不盡如人所言，而歸咎於戰事初起法軍之展開，或且歸咎於進攻阿泐撒斯，羅雷訥之決策。假令法政府非得比利時，盧森堡 Luxembourg 兩國政府請求，不准其兵進入二國國土，則法軍之展開欲更尋一計劃與第十七計劃大不相同者，恐甚難耳。不佞以爲此計劃之失，乃在其背後之主義與目的，而所以致此之由，大抵又出於心理之作用。蓋法人一八七〇年與一八七一年大敗之後，舉國民氣軍心，難免衰弱不振，故在歐戰之前，其軍事領袖之目的，要在恢復法人自信之心理與攻敵之勇氣，法人一考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戰史，卽又瞭然於當時德軍之勝利，原非其將帥指揮與戰鬥有過人之才

，其實德人戰畧戰術二者皆多失策，然其所以卒能敗法者，乃因法軍將帥太深恃防守之陣地而缺乏準備故耳。於是遂生矯枉過正之弊。日惟發揮攻擊之利，而絕不參及防禦之益。以故法之步兵未嘗教其掘壕，亦無掘壕器具。戰事初起，法之將帥乃率其軍到處進攻，軍士亦奮勇從之，其後遂受莫大之害。蓋攻守之勢，初未有一謀以劑其平衡者也。而鮑石所孜孜教人獲得兵力經濟最善之法，乃亦自與其他之法國軍事家皆忽視焉。

且不佞前所言德軍侵入比利時，因精神與政治之故，縱獲得軍事上之利益，今從事後觀之，向使法軍計劃攻守二者能善於調劑，則聯軍左翼何至狼狽遠退乎？而法之西北境又何至一大部分爲德軍所蹂躪乎？

當檫城大戰之時，兩方所有兵力約計德軍除去留於比境之兵，爲一百四十五萬，英法聯軍爲一百一十五萬。德軍殊無壓倒聯軍之優勢也。先是法軍右翼之攻阿勃撒斯·羅雷訥，有第一二兩軍四十九萬，德軍禦之者爲第六

七兩軍三十四萬人。其中堅軍隊法有第三四兩軍兵數約與德之第四五兩軍相埒。而聯軍左翼卽德軍右翼，檫城戰時，法之第五軍與英遠征隊其數共三十四萬，以抗德之第一二二三三軍（減去留於比境兵數）共七十二萬人。故阿泐撒斯·羅雷訥之右翼，法軍欲以主力進攻，其數僅爲十與七之比；而德之右翼其數乃超於二與一之比。夫德之左翼利用堅固壕壘陣地，故能破法軍，驅之退於邊境，而時經濟其兵力以爲右翼進攻之用。不佞嘗言或謂毛奇此舉猶有未至，然而德人對於利用防禦，經濟兵力，以爲進攻之用，較之法人尤能真灼其重要，此則彰明顯著者。且德人西戰場初期之成功，與其謂爲兵力有壓倒聯軍之優勢，不若謂爲有此種真知灼見之更切當於事理也。

蓋法人惟知進攻而不知防守，故以第一二兩軍攻阿泐撒斯·羅雷訥，以第三四兩軍攻阿兒得訥 Ardennes 且欲以第五軍涉宋白勒 Sambve 河而進攻，會爲德軍所擊，乃退取守勢。其實八月二十三日英軍初時，乃欲渡貢得

(Condé)運河與法之第五軍并力進攻，未幾即得敵軍撲擊消息。於是乃急行準備防守，而運河橋樑不能及時斷毀者甚多。然八月二十三日英軍僅以步兵四旅二營禦德軍四師之衆，其後日暮德軍且來一師加入作戰。當時若弗勒設有意外，復有那麥于兒 Namur 摩白日要塞以助之，果爾，則德軍右翼之前進勢必遲緩，而若弗勒將軍必能在邊境附近重行部署也。其後馬兒訥 Maine 河之戰，若氏即如此行之。夫法軍計劃，失於輕視德軍之力量，蓋法人不能深知德之預備役軍團故也。然兩軍相遇，欲一方有優勢之兵力，可以不顧兵力經濟之原則者，殊不數見，且法人自料其兵力亦未敢謂有如此之強厚也。今日所謂兵力經濟原則之應用，又不止於僅將一切所有兵力皆用於戰鬥而已。夫有攻而無守，每多浪費兵力，猶之有守而無攻，其勢常太懦弱也。

然而或謂戰史中兩軍交戰，一方連續到處取攻勢而獲勝利者，其例甚多

，蓋兵力之優勢使然耳。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以科尼希格雷次 *Königsgrätz* 一役而決勝負，其尤著者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之戰，德軍到處皆取攻勢，不數星期而大敗法之正規軍於戰地。此役勝利如此神速，實對於後來之軍事計劃有莫大影響，故法人在歐戰初起時，不惜一切犧牲到處進攻，皆此種印象之所激動也。然德法之戰，德人之所以勝利者，乃因法軍缺乏組織與作戰準備，且其戰畧戰術二者觀念皆錯誤，非德軍將帥指揮之力也。德軍初以兩路攻法，一由羅雷訥，一由阿泐撒斯。兩路俱以其交通線所能供給盡量調集其軍。羅雷訥一路爲德軍大本營直接指揮；阿泐撒斯則爲普魯士王子所將。兩軍爲渦熱 Vosges 山脈所隔。法軍亦分兩軍，在羅雷訥者爲主力軍，法帝拿破崙第三直接指揮之；在阿泐撒斯者元帥馬格馬喻 *Macmahon* 將之。又有支隊一軍團聯絡兩軍，駐於渦熱隘口比車 *Bisch*。德人深信兩路兵力優勢皆足以進攻，故八月六日遂於微厄兒特 *Worth* 一戰破馬格馬喻；斯皮歇

命 Shicheren 一戰大破法帝。

今假定法軍當時不忘拿破崙「兩路同時作戰，常爲錯誤」之言，而在德軍開始調動之時，卽決定以一路抵住之，一路進攻之。（註三）逮馬格馬噶聞德軍前進，乃調回比車之軍團，惟有一小隊已調往羅雷訥，微厄兒特之戰該軍團到達太遲，故八月六日兩處之戰，該軍團俱不能參與。向使馬格馬噶據守微厄兒特勿因其天險而沾沾自足，更能添掘戰壕助守，豈獨可以抗拒德軍之皇太子，抑且可以經濟兵力而增援羅雷訥之軍矣。誠如是也，馬格馬噶不調回比車之軍團，而益厚其力，該軍團之力既益厚，則可撲擊斯皮歇德軍之側翼，而法軍乃可獲勝矣。當時法軍之將帥，若不因組織弗良，準備缺乏，以致戰畧上思慮欠周，則凡此所言者，皆爲意中可能事耳。若此果能實現，則德軍在歐戰以前之將畧，人將非議之，豈有以其可爲模範者哉？不佞討論戰爭大綱及其應用，惟以其對於指揮之影響爲限。夫指揮之關係固大，然非

萬能也。組織完善，準備周密，最要者自信之心，勇敢之氣，此即由前之兩項而來者，凡斯對於作戰亦皆有大影響也。

自一八六二年以來，尤其甚者則在一九一四年以來，因機關槍之火力發達，故步兵延阻之力量大增，於是欲利用防守經濟兵力以爲進攻者，其機亦遂多矣。一八六二年利氏所用之法，戰史中紀載最近之例，即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阿冷比之進攻土軍，而美日伊多 Megido 之戰遂開始於是役焉。九月十八日阿比冷決策欲在左翼與土軍決戰，乃密調步兵三萬五千，騎兵九千，大砲三百八十三尊，集於左翼十五英里陣線；土軍對抗者則僅有步兵八千，大砲一百三十尊；其餘四十五英里陣線惟有守兵二萬二千人，大砲一百五十七尊；土軍則二萬四千人，大砲二百七十尊。故在決戰之處集中兵力，則未發一彈，而勝負之勢已先定矣。

步兵以壕壘固守，而增加延阻力量，同時機械化之軍，其運動性與進攻

力量亦大增進，若此二種力量聯合，則其作戰調動上之妙用，必爲從前將帥所未經見者矣。向若倭克孫所率之軍團爲機械化，則利氏對於陳些波斯微利之間題豈不更大易爲力耶？蓋力量之方式時時變易。在昔拿破崙謂爲人力及大隊以刺刀衝鋒，在今人謂爲火力及乘機以坦克車衝擊。然用力量以決勝之根本法則莫變，蓋其用經濟兵力，使優勢兵力在適當時機以至之適當地點，亦猶拿破崙所用經濟兵力使優勢兵數以決戰耳。

是故戰爭者不能謂爲我則隨處進攻，而敵則隨處防守。陣中要務令第二編第二十五節有曰：『單獨戰鬥時，不能以爲一軍繼續進攻，而一軍繼續防守。凡有戰鬥，兩軍攻守每多變換，所用兵力雄厚時尤甚，或兩軍皆思先發制敵，或一方靜待敵軍先擊，然後乘瑕蹈隙攻之。要之，用攻用守，皆以適其臨時之需要，故凡欲決戰則用攻，未欲決戰則用守焉。』

凡可應用於戰術者，亦可應用於戰畧。所謂戰術者，卽指揮決戰也；所

謂戰畧者，卽指揮運用也；而攻守二者互相混合，乃戰術戰畧皆有之事也。故欲決定二者適當比例之用，卽爲應用兵力經濟原則之一要素也。

今將各項要素概列於下：

- (一) 選定一唯一適當之目的。
- (二) 對於安全有相當之準備。
- (三) 善於利用支隊。
- (四) 善於調劑防禦力量而騰出兵力以爲攻擊之用。

註一 砦石，作戰原則第三章。

註二 砦石，作戰原則第九十五頁及其下文。

註三 自拿破崙時代以至十九世紀初葉中間，時地情形已大變更，蓋交通由電報之利便，使兩路作戰之軍已大減危險而易於聯絡矣。但不佞嘗言之，此項應用兵力經濟原則對於一八七〇年之法軍猶可用也。